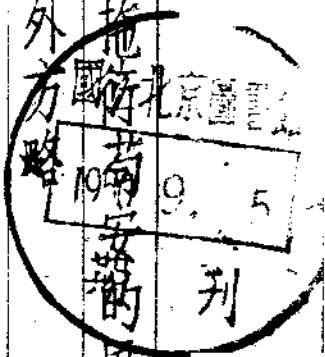


國風雜誌

澈底糾正拖沓
馬歇爾援外方略
我們政府作有效的改革
貨幣的作用與貨幣政策
醞釀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三查運動內幕
漫畫
自然的兒女們
戰地鐘聲
藍天



社論

樺青

王聿修

鄭伯彬

楊伯禹

資料室

胡非

劉沛高

徐蕪

歐陽方

第二卷 第一期

四月號

大同銀行北平分行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手續簡便 利息優厚

(總行)上海(分行)

天津 重慶 西安 昆明
貴陽 蘭州 寧夏

地址 前門大街二十九號

電話 (七局)

二二六六號
二六五五號
一六五三號
一五七四號

德潤興銀號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存款放款 匯兌

利息優厚 手續簡便

地址 前門外珠寶市北口三號

電話 一三局

五五九二四
一六二二八
五四五六

萬義長錢莊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手續簡便 利息優厚

住址 前外大蔣家胡同一三三號

電話 (7)

1353
1346
1347
2446

厚生銀號

存款放款

手續簡便

利息優厚

竭誠歡迎

地址 前外長巷上二條45號

電話 (七局) 〇二二一五

普利銀號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各種存款 利息優厚

外埠匯兌 收交迅速

小額存款

利息提高

歡迎面洽

北平總號：前門外大街二十

二號

電話七局

0988 1665 2181 號

南京分號：中華路二四〇號

電話(二) 三八五三號



本刊稿約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促進國家建設為宗旨，凡符合本刊旨趣之文字，均所歡迎。
- (二)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註實姓名及地址，筆名隨意。
- (三) 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 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予註明。
- (五) 來稿一經刊載，每千字以三萬元為最低致酬，專論另定之。
- (六) 來稿刊登後，版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社出叢刊時，有優先選刊權。
- (七) 割愛之稿，如註明地點，概行寄還。
- (八) 來稿請逕寄北平市內六區沙灘新開路十二號本社。



國 風 雜 誌 第二卷 第一期 目錄

社論 澈底糾正拖行苟安的風氣.....本 社(6)

馬歇爾援外方略.....權 青(7)

一失足成千古恨.....北 人(8)

我們要重新估價.....金 風(8)

調整待遇.....金 方(9)

保甲制度.....宇 心(9)

的港問題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來嗎.....金 夫(10)

覺醒圖存.....萬 選(10)

論 著

我們要政府作有效的改革.....王 聿 修(11)

貨幣的作用與貨幣政策.....鄭 伯 彬(12)

醞釀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楊 伯 馬(14)

考咸豐年間廣州之變.....張 雁 深(17)

從營業稅問題談北平市財政.....李 權 青(19)



三查運動內幕 (介紹)

資料室 (20)

文 雜

子不語閒話

子不語 (22)

人肉餡飽子與納粹科學

彰形 (23)

對聯·口罩·貪污案

公孫璞 (23)

青島拾掇 (通訊)

海燕 (24)

漫畫

胡非 (0)

文 藝

自然的兒女們

劉沛高 (27)

訴

揚子江 (29)

戰地鐘聲

徐燕 (30)

一個孩子的故事

舒渡之 (32)

燕歸來

逸編 (34)

春雨中的海棠

幼農 (34)

藍 天

歐陽方 (35)

編後話

編者 (39)

社論

澈底糾正拖衍苟安的風氣

今日的危難，絕不能依賴他人或任何一部份人，人定勝天，軍政商民應澈底覺醒得過且過的心理。

賈誼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六。」現在我國人民生活的苦痛，國家所潛伏的滅亡而臨的危機，又有幾許不值得痛哭，流涕與嘆息。

國際間已由暗鬥近而至於明爭，歐洲各國人民，已竟在反對種種主義的目標下，共赴時艱，預備如何克服未來的危運，如英、法、比、荷、盧西歐聯盟條約的完成。

西歐十六國同意西德參加經濟復原計劃，以及英美的積極備戰，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的警惕與努力，為應付世界魔手，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與獨立。

反觀我國，朝野上下，除掉極少數的份子，在險惡腐敗的環境中，為國家民族不息的努力，絕對的多數是一致的拖衍苟安，似乎國家的安危，人民的生存，以及於世界和平，他們是絲毫不負責任，他又好像他們有無限神通的自信，能够不受國家顛覆，人類劫運的影響，當然這種論調，要遭受這般人猛烈的抨擊，他們否認，甚至可能提出，他們責難旁人的事實來作反證。

但是他們的作為，是否可反證這種拖衍苟安的評斷？

第一：行政當局——行政當局對於國家大計的政策是拖衍浮沓，以拖的方式等待美援的實現，等待美蘇的「攤牌」，他們認為只有美蘇「攤牌」的結果，只有美援的到手，才能解決當前的困難，他們不是不知當前的危機與需要的措施，祇因為外在的和內在的壓迫而屈服，於是乎不得不浮沓人民，浮沓國家，如蒙門特爾，他們不敢嚴厲的徵收，而變為認捐與攤派，貪污腐敗份子之不能出上級滾滾，以致腐爛相因禍上欺下，以及人民生活的困苦，不作有效而迅速的解除，讓牠自然的演進而加深。

執行國家大政者是如此，實際執行公務的公務員，則一大部為人民虎狼的爪牙，不知國家，不念人民，逢迎他們的主人，搜括無隱匿的財富，其他一部則因為目前生活的困苦，不敢發揮他們認真服務的精神，屈就現實，無形中得到「衍」字妙訣，與當政者拍合成為一新的行政上的作風。

第二：一般官兵——在戰爭時間，軍人的責任最大，他們的生死也最無保障，我們要寄與無比的敬禮，但是他們要自認為無上的神聖，就要圖目前的享受，就要受特殊的優遇，則非現代軍人所應有的信念，同時他們要盡不到保國安民的極大努力，亦為現代軍人之羞恥，當然我們的士兵，時刻在浴血奮鬥，既沒有特別非法的行為，而且在我國教育水準低落下，也不能過苛責。然而領導士兵有智識的軍官，實難再加以原諒，我們所見到的無數軍官在各都市是入籍房屋，某種官兵日費千萬元，甚至敗壞軍官竟能金屋藏嬌，逞威問巷，他們站在保國衛民的立場上，不但沒有剴切的苦幹精神，反而暗示你享受苟安，以為這樣便可脫過匪人一旦得機的殘害，現代軍人竟有能因受匪人的懷柔反間，而搖動他們的戰意，忽視他們的天職，究竟極權的魔手將來是否容你有安？是否你能永保今日的享受？

第三：一般人——老百姓智識簡陋，目的只求過安定的生活，所以我們只拿智識界來說，智識界中除掉極少數的甘心從匪外，大多數是想求中國的安定與富強，不滿意政府的推拖浮沓，不滿意當政的貪污腐敗，批評譴責，甚而奮慨至謾罵，當然批評譴責是應有的態度，同時也是民主政治所應有的條件，但是我們譴責他人，最低自己應切實的去作，因為國家事務固然要政府處理，而非我們只譴責政府便能做到的程度，可是我們檢討一下自己，除去譴責政府之外，我們自己做的是甚麼？最低限度自己應作的事，或能作的事，盡到何種程度的努力？是否你本身對事業毫不浮沓推拖？是否以譴責他人貪污腐敗為自己的掩飾？

總之現在可痛哭流涕者，勢不能擇要列舉，推拖浮沓特色是由整個國民所形成，所以改進也決不是寄託於政府或一部份人所能成功，現在奸匪勢力澎湃令人心悸，國事之日益危殆，不外政府機關及各業人員的貪污腐化的作風，與苟安求全的心理所致，要知道以自私自利，散漫支離之力量，對付處心積慮顛覆國家之共黨，豈能操必勝之券，共黨揚言，時至今日國民政府已非其談判之對象，而是審判之對象，則政府各級人員再不警覺，勢將淪為戰犯，全國國民，行見極權主義之申張，更談何收拾破碎山河？建設富強之民國，所以吾人應大澈大悟互相督促之外，尤需要每個人的健全和努力，「國家已無望，得過且過之」的心理正是基本的身亡家敗的重因，人定勝天，目前時代雖然艱鉅，情勢雖然險惡，然而還並沒有達到毫無辦法的地步，如果大小官員全體人民，立即深發猛省，澈底覺悟，痛革在日之非，自救而後救人，共同認真苦幹，齊赴時艱，則我們的前途，仍然光明，我們的革命，也定可完成。



馬歇爾援外方略

樺青

隨着反對極權主義的高潮，隨着預備應付世界魔手之侵襲，馬歇爾曾發表他的援外方略，他仍着重於歐洲局勢而輕視中國共匪的叛亂，他在加里福尼亞州柏克萊發表演說稱：「歐洲及世界現勢與奧任參謀總長之戰爭期間之情形至為相似。」他雖然說「以往之世界局勢，均未若目前如是威脅吾人之理想與利益，自中東至印尼，以及中國之局勢，均甚嚴重。」但他特別提出捷克政變，法義兩國之工潮，因此他認為美雖富強亦不能分散力量，他追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任參謀總長時集中兵力於歐洲以決定戰果，現時情形亦應作同樣決定。

當然以馬歇爾在二次大戰的功績及其智慧，應付這次極權主義的侵襲，定能具有絕對的把握，不過對於這一次的援外方略，我們却不敢十分同意，因為：

第一：假使三次大戰一旦發生，與二次戰爭的運用決不相同，在二次大戰中，德日分在歐亞兩洲作戰，同時德日也均盡其全力想達成其侵略之目的，在美國宣戰時，日本在中國因人力物力之耗損，已無深進之力量，同時中國由於戰線之縮小，軍力集中，已能與敵日相抗衡，由此美國採用先重歐洲的戰略的所以致勝，一是日本無力去助德國，二主要原因是中國能與日本持久抗戰，使日本沒有旋兵補息之餘地，這次戰爭如果爆發蘇聯在東西南戰場，可能自由運用，如以全力注意歐洲，則它可移全力進軍亞洲，要是亞洲危急，歐洲戰爭亦將改觀。

第二：二次戰爭德日有侵略的固定目標，而這次戰爭，蘇聯却是避實就虛，不易防備，雖然麥帥同義的看門大日本屆時要與蘇聯一拚。但是若在中國戰場上牽制蘇聯，亦不敢保其能達成任務。

第三：三次戰爭中，中國的情形也與二次戰爭不同，在二次戰爭中中國內部是

一致的，平靜的，用全國的力量與日本抗戰，而這一次却是遍地兵火，民窮財盡，蘇聯如果利用中共，可以微小之力量收極大之效果。

第四：歐洲與中國共產黨，所形成的原因雖同由蘇聯之支持策動，而實際的背景不同，歐洲共產黨之侵入，是由於戰後的貧困，而中國共產黨却是由於武力的強制，比如歐洲共產黨之侵入是在勝利復員之後，而中國共產黨則於復員時即稱兵叛亂，到處掠奪據地，大肆破壞，造成今日貧困難拔之危機。



民族的罪人胡作非為

由上四點，我們觀察三次大戰的發生，雖多半要由歐洲開始，而整個戰爭，尙恐歐亞並重，因為可能在歐洲發生大戰之原因，是由於美國之毫不鬆懈與讓步，如果美國把現在的注意力移到亞洲，則三次大戰未嘗不可由亞洲引起。

蘇聯是陰險詭詐的，雖然我們看不到他的居心，但相信他是東西並重，他的極力支援中共的叛亂與流竄，亦就是暗中極力侵略的明證，我們相信，如果馬歇爾依着它的決策，着重於歐洲的話，那時蘇聯很可以用極少兵力，借中共的力量進逼黃河，雖然全盤的戰局未必改觀，而第一步馬歇爾即已中穩軍之計，以後形勢的挽回，恐怕最低要事倍功半，延長了戰爭的期間，人類的浩劫。

分別東方西方的輕重，應對酌各國情形同樣的與以有力的援助，在歐洲固可用大量金元來改變局面，而中國則必須有充分的軍事援助，不足以抵定將來的戰局。

我們並不是要求大量的美援，我們想信中國人終久有自拔的能力，但是爲了世界和平爲了人類安全，爲了馬歇爾過去的功譽，希望馬歇爾再對自己的援外方略加以考慮。

一失足成千古恨

北人

我們相信一個事實——任何一個中國人在經過了這十數年動盪戰亂，他都在殷殷盼望着一個清明民主的政治，一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由於這幾年來的外人侵襲，國家衰弱，他都在熱望國家民族會建設復興，而不願看到這暮年垂老的國家再走向危亡之途，並且我們更不可否認的是在這擁有『普遍感覺』的人們之中以青年為尤甚，因他比他們更熱情，更急切的需要實踐他美麗的理想。

恨是由愛而產生，這是感情動物的通常現象，當我們對一件事物是愛，是期望，但這事物却相反的和我們的理想相違背的時候，我們對它就會產生憎恨，而且這程度是和愛的心情高低成正比，就如當一個人是過於愛他的愛人，而他的愛人却棄他而去，這時候，不是產生『自殺』就是將要產生『殺人』的悲劇一樣。

從這一天起，我相信只要是有眼睛的人，他就會很明顯的看出一種現象，這現象就是整個人民的移動——不信任政府，憎恨政府，漸漸脫離政府的移動，直到去年的夏季和秋季以後為止，也就是當整個的人民認識了共產黨的可怕，殘酷，違人性，反自由，認識了共產黨是更不足以信任的時候為止。

爲甚麼有這種現象產生？

很明顯，因爲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對它殷殷的期待，它不能給人民一個清明民主的政治，同時，也不能給他們一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由於前面所說的原因，遂致產生了人民移動的後果。普遍的人民尚且如此，他們之中的更熱情，更切實實現美麗理想，而且也就是更特別愛政府，期望政府好的青年們，當他看到這樣的情形後，自然他會觸目傷心，他會仰天長嘆，他會悲憤，他會痛恨，在一個人失掉了他的希望，他的期待，他所愛的時候，遂即產生兩種現象，一種則認爲這個政府既然不好，既然不能使人滿足，那麼反政府的，與政府爲敵的，必能滿足我們的期望，必能爲我們精神的寄託，所以當勝利後，我們能夠看到多少個有才幹，有魄力，聰穎智慧的青年都走入了共區，我們能夠看到多少個比我們更愛國，更熱情的兄弟姊妹都加入了共黨，當筆者每想到這裏，就會思念起自己幾何會曾爲將來事業努力而永不分離的摯友，他們都在勝利後，因不滿意現實而離開這裏，現在，我想他們也許正在孜孜工作去爲『民主，自由，無階級，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努力，但他們也許在入解放區之後，即認識了共產黨徒的醜惡而悔之不及，而在那遙遠的天邊外過着失去人性，失去自由的暗無天日的的生活，他們將思念他白髮蒼蒼的撫養他成人的老母，和他可愛的姊妹兄弟而泣不成聲，一天天，一天天的下去。

我不願隱匿中共的錯誤，但兩三年來，共產黨徒加給人民的事實，做了它違叛中國國家民族的明證和它荒謬，罪惡的鐵據。這絕不是共產黨徒和它的尾巴們能用幾句民主，自由，美好動聽的言詞所能掩飾的。

二十世紀是個偉大的世紀，我自己慶幸我能生活在這時代裏，因這時代會給我多少啓示，多少經驗，多少教訓，它曾告訴我『反對不好的，並不一定就好』，正如共產黨徒的反對政府一樣，『反對法西斯的，並不一定就民主』，正如反軸心國擊敗軸心國以後法西斯又出現一樣。

一念之差就會葬送了人的一身，因一時的未能認清，未能理智，就會鑄成了大

錯，這已經是有多少實例足以供我們前車之鑒，即以汪精衛先生而說，我們相信只要知道汪精衛的人，就不能不說汪精衛是民國以來政治上稀有的長才，但在抗戰以後汪精衛因和蔣介石先生的嫌隙，不甘屈居在蔣介石先生之下而低心俯首，感情的衝動迷住了他的理智，使他像瘋了一樣竟和日本攜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結果不單把他過往的功勳完全泯滅，而且留給歷史上的却是國家民族的罪人，試問後人誰能追念他『慷慨歌燕市，從容笑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在北京刺繡政王時的壯舉，誰還能追念他和孫中山先生共建民國的豐功偉績。汪精衛以經驗宏富，見識廣闊，政治長才革命先進之身，尚有一時的迷惘糊塗而鑄成了永無不復的大錯，我輩青年能不以之爲警惕，以之爲鑑察嗎？

青年人，讓我們互相砥礪着慎重吧！我知道你對民族之情是比天還厚，對國家之愛是比海還深，但惟其如此，你更應慎重你的脚步別讓這暮年垂老，戰亂浩劫之後的國家再走向破壞摧殘，危亡之途吧！何況在這複雜偽詐的社會裏，爲你自己的做人和前途，你也應該慎重你的脚步呢！因一失足『豈惟』成千古恨，再回頭『何止』已百年身。

我們要重新估價

金風

蘇聯的共產黨在打倒帝俄的時候，他們說是反專制，爭民主，他們挑動人民向沙皇革命的鮮明號角之一，即是要獲得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但是共產黨是成功了，而人民由革命所得的除了詭譎共產黨，除了參加共產黨所組織的各種團體以外，天曉得，他們是否還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

今日，中共因和政府戰爭，而到處實行着破壞和殘殺的手段，爲了辯護它這種土匪式的行爲，它也吹起了鮮明的號角，他說『爲要求得革命的徹底成功，大流血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承認今日中國是需要革命的，我們也承認在革命中的流血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要看流血的不是『革命對象』的血，是不是在我們心目中的貪官，污吏，奸商，買辦，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時代的渣滓，民族的敗類的血，如果不是這些人的血，而是人民大眾的那我們認爲他完全是錯誤，朱德曾說『他們是代表三萬萬人民的政黨』更有人統計，說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都在和這個政府鬥爭』按照這樣確切的數字，我們更明顯的知道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共產黨所擁有的革命者是整個的人民，那麼它所代表的利益自然也應該是人民大眾的利益，但是我們昂首翹望今日這酒肉紅的中國，處處都在滴流着老百姓的鮮血，而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時代的渣滓』，『民族的敗類』被殺，也許他們要說漸漸的就會殺到了『時代的渣滓』，『民族的敗類』，但是就現時共產黨所表現的革命中，一個『革命對象』的血還沒有流的時候，已經流了不能以千萬計的老百姓的血，設若要是殺到了『革命對象』的時候中國人民除了毛澤東、朱德、之輩而外豈不是都要死光了嗎？若此。

其所高唱的人民大眾的利益何在？

其革命的主要目的何在？

對於中共所吹起的動人的鮮明的號角，在我們重新估價下，就如同共產黨所高喊的民主一樣，我們的批語是——掛羊頭，賣狗肉。

調整待遇

金方

報載監院又提議公務員薪俸按月調整，並恢復實物配給，這一個消息雖是老調重彈，但無疑的給窮苦的公務員們一個枯旱看雲生的喜兆，但在三月十七日報載國務會議未能決定，問題是在於每月調整或二月調整一次的爭執，所以有每月或兩個月調整一次的爭執，牠的理由不用政府公告，當然仍在於財政支絀問題，所以雖然明知公務員的薪俸不足維持生活，也不能付與合理的待遇。

我們懷疑，政府的財政是不是真沒辦法？本年一月調整的時候，經過多次討論與爭執，政府終因國庫負擔問題，規定三月調整一次，當然必是政府對於財政負擔已經有了詳密的檢討和預算，這次調整的提議，雖然按月調整未必可能，但據我們的觀察，兩個月調整一次，這無問題。那麼是不是超過了當初的預算？這次假使能由三個月縮短為兩個月，是否將來能由兩個月再縮短為每月調整？

再則我們見到無論物價的如何波動，如果安心等待政府的加恩，總是財政支絀，遲遲不果，然而反觀學生因要求而公費增加，工人因罷工而提高工資，這筆經費是不是由拮据財政中支出！

由此見到我們的政府是拖行，他們不高瞻遠矚，他們不奮發立斷，這裡並不是說政府的財政不拮据，而是說政府無心打破拮据之現狀，得苟延一時即拖行一時，當然公務員為了顧全生活，政府有裁撤懲罰的權力，決不會像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舉動，極力忍受痛苦，不過這種忍受是有極限的，真要超過極限，也就是整個國家顛覆破碎的時機。

我們願以萬分的誠懇忠告當局，國家的公務實際由公務員來執行，公務員生活的安定與否，也就是增加行政效率的先決條件，不用說公務員因生活威脅去貪贓納賄，容易遭到惡評與失掉民心，即是因憂慮生活，不能安心致志去工作，國家公務上的損失，也就不可想像，所以說公務員待遇調整問題，決不可用拖行政策，每月調整的建議更毫無斟酌之餘地。

末了我們也舊調重彈，應當迅即對豪門資本，斷然加以徵收，以補財政之不足，以消貧富之歧視，以完成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之節制資本的偉大理想。三，廿三

保甲制度

宇心

三月十七日報載何市長在參議會大會上解答保甲義務的質詢說：「……規定有協同徵兵，慰勞國軍，及地方公益應行與革等責任」，當然所謂「地方公益應行與革」是簡便的解答，一定另有詳細的規定。

不過我們懷疑這位質詢的參議員，是不明保甲的職務而在大會上請問呢？還是見到保甲應作的事未曾作到，或是所作的負責任呢？要是後者的話就是報紙上未曾刊載出下一段的質問。

何市長的解答當然是無可非議，所規定的亦是保甲制度中所應盡的義務？據我們所知北平的保甲，對於協同徵兵，慰勞國軍，確實盡到極大的努力，但是對於地

方公益應行與革一項，我們却不能不無遺憾。

保甲制度為地方上的基層組織，也是最初步，最原始的民主政治，政府組織如何完善，執行公務如何清明負責，對於最微小之處，也不能毫無疏漏，同時保甲長是由人民直接選出他們最敬佩的品性俱備的人，政府很容易由他們得知人民真正的意向，英美民主政治所以行的良好，亦多半仰仗有這類良好的基層組織。

保甲長多半是由人民選出的義務職，他的責任是聯絡本保甲的居民，以求本保甲的清潔、衛生、交通、以及排難解紛等所謂地方公益的事情，保甲長既為本保甲人民所舉出，就應負起領導本保甲人民去作的責任，良好的政府，也需要首先注意及此，請求他們切實的去作。

我國保甲制度，久已退步，在好人不願當保甲長的習慣下（勞神費力不討好），要重新建立這基層的民主政治，必須要特別加以注意，然而民政當局成立以來，據我們觀察到的，要像是為了徵兵，慰勞國軍，才成立的保甲，對於地方公益不但無疏略，簡直根本未與置意，試觀除掉柏油路上，偶而有市府的清潔夫一帶之外，各街的便溺、污穢，道路的凹凸，以及整個街巷電燈的破壞而成黑暗世界，那一位保甲長去提倡整理？鄰居的糾紛，那一位保甲長施以排解？關於這些我們未見民政當局以至市長對保甲長的勸勉，最痛心的是代表市民的參議會亦不加以質問，即使各位官長大人及參議員大人們的住宅附近特別清潔，良好，是不是也應當抽出三五分鐘的時間，對於僻地民衆加以注意？

先不用談實行民主政治，要有良好的保甲組織，即使站在動員戰亂的目標上，保甲長如能糾率本保甲人民，獲致本保甲的清潔，能共同整理本保甲的街道，祛除本保甲的一切弊害而興利，對於動員戰亂也會有無形的功效。

總之我國已實行民主政治，政府正在戰亂建國，希望政府當局注意到全民的幸福，參議員能真正為人民幸福而說話，不要僅從事某一部分或某一階級的利益和幸福，希望今後保甲制度能照它的根本的，和正常的目的上加以注意與改進。



不只要口罵人
也要自己看看
下脚

的港問題能

引起第三次大戰來嗎

金夫

中央社華盛頓三月二十日電：「美英法三國今聯合建議將對義合約作一大修改，以的里雅斯德歸還義大利，三國照會今日提交蘇義兩國政府，並發表聲明解釋稱，此一建議之提出係因安理會對的港總督職位爭執之討論，未獲成功，以及自由領土一部之合併於南斯拉夫，有背西方國家建立一獨立的里雅斯德之計劃」。當此國際情勢日益嚴重的時候，這個消息不啻晴天霹靂，世界人士又把目光都集中在這的港問題上來了。

原來在十四世紀末葉的里雅斯德還只是亞得里亞海北端的一個海灣，一三八二一年為奧地利佔據。但是因為正在義大利和巴爾幹南半島的交點上，所以漸漸的變成了地中海貿易的重要港口。一直到第一次歐戰為止，雖曾被法國佔據過五年，始終被奧地利統治着。一九一九年因歐戰時協約國為了拉攏義大利參戰會與之密約，在凡爾賽和會上便把的港正式割給了義大利。幾十年來，的港始終是南斯拉夫和義大利爭奪的目標。一直到第二次大戰前軍把德義法西斯驅出南國之後，美英軍才佔領了的港北部市區，南斯拉夫軍便佔領了市區南部，那還是遠在前年十月巴黎的和會上，二十一國討論對義和約時，西方集團和斯拉夫集團在的港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辯。南斯拉夫認為在地理上的里雅斯德應該歸南斯拉夫。英美也深知的港的重要，一旦劃歸南斯拉夫，定將影響他們在地中海的勢力，於是堅決反對南斯拉夫的要求，他們主張應該改為不設防的中立地區像但澤自由市一樣，但是不能像但澤一樣有權力過大的立法會議，而應該有一個強大權力的行政長官，這個長官必須由安理會理事會指派，而蘇聯則主張的港為中立區，在經濟上為南斯拉夫的一部，在政治上應受民選的立法會議所控制，並取消支持義法西斯政權之一切義人公民權，重訂的港公民資格，雙方爭執不下，幾陷和會於僵局，幸而法國提出折衷建議：的港應設自由市，設於聯合國安理會之下，由安理會選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有向自由市立法會議建議法案權，必要時可以否決立法會議的決議，並且有權任命司法官吏，非常時期中行政長官可先採取各種必要措施，事後通知安理會，自由市公民資格條件則由立法會議自行決定，雖然蘇南各國仍反對甚烈，但終於以十四票對六票的表決給通過了。

也正因為的港的地理環境的重要，所以東西兩大集團勢力必皆力爭，也正因為自由市的行政長官權力強大，兩大集團必須認爲適於自己條件的長官，才能承認，因此在巴黎和會上所簽署的對義和約生效以後，各部條款分別施行，唯有行政長官，一直就沒選出，到現在選派問題仍爲懸案，在安理會正式任命之行政長官未到任以前，的港則仍由盟軍施行軍事管理。

在這樣緊張的國際情勢之下，美國爲什麼又推銷她自己巴黎和會上的原計劃，突然的來了這麼一個驚人的建議呢？這會不會就是美國對蘇聯宣戰的公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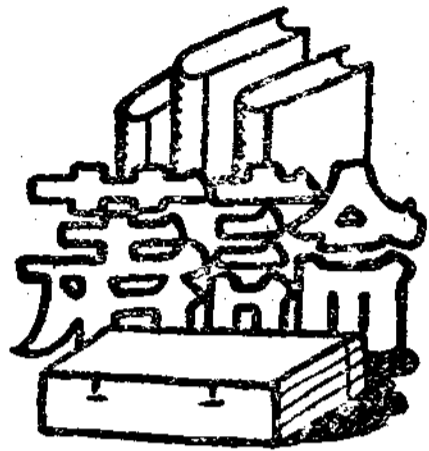
這是否就是毀滅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曲。我們不應該忘懷四月十八日就是義大利的總選了，義共領袖杜格利里帶的號召力量相當大，現任總理加斯巴萊因時能否獲勝確有若干疑問，西歐和東歐集團都在積極的擴張與鞏固自己的力量，義大利這直接控制地中海的要隘當是兩者必爭之地。義國總選之後，如果義共獲勝，則西歐集團將被斥出地中海之外，如果加斯巴萊獲勝，則西歐集團又可打其如意算盤。因此美國當不惜任何手段支持加斯巴萊，使能在總選中獲勝。況且捷克開潮正是前車之鑑，自該未雨綢繆，及早着手準備了。紐約廿二日廣播加斯巴萊正作競選旅行，以收回的港爲口號而爭取選民。這不正是這個意義嗎？當然東歐集團不會同意這個建議，國際舞台上自會有一場更火熾的好戲，然而是否就會因這的里雅斯德的歸屬而引起第三次大戰來呢？國際上的事是複雜微妙而突變的，我們自不敢神經過敏妄加判斷，然而以美國的建議當作義大利選前的佈置，總還是正確的吧。

覺醒圖存

萬選

國家的紊亂，人民的痛苦，以現在爲最嚴重，凡是一箇人，都爲眼前這箇問題？苦悶！悲觀！試想我們國家的紊亂，人民的痛苦，是不是由於極端份子的製造，和一般各掃門前雪的人養成的呢？否則的話，當然不會弄到如此的現象，想起了勝利時，一般人民深明向背，繼之因一部份不良的景象，（即接收人員忽視了民心，側重了搗毀，種種弊端）影響人民信心，其實這並算不了什麼，應該沉住氣看一看他們怎樣行動，在輿論方面，應該宣揚某一箇人如何偉大不苟，怎樣的純廉，使不廉潔的人，慢慢走上這箇路子，達到感召的目的。

相反的，在那個時期，一般人都不能諒解，不能相容，大聲疾呼的嚷着，接收的人都在搗毀，幾至所有的機關，都是無官不貪，無吏不污，因此接收的人，都被撕破了面孔，公開的搗毀起來，一般很好的小官吏，由於得不到社會輿論的同情，也就不再一本老直的規矩了，因此確實給了極端份子一箇好機會，於是引用這箇根據，作爲最有力的宣傳，影響到一般人都迷於途途，尤其是稍有一點知識的青年，是徘徊，不知所向，稍有資產的人，都抱定了苟全性命於亂世的思想，知識簡單的青年，誤入了極端的路途，二年多的光景，造成了現在的局面，我們閉目想一想，若如此下去，我們能不能苟全性命於亂世，實在在的說，我們黃帝子孫，已面臨生死存亡最後的關頭了，如果要想長久活着的話，就不容我們苦悶！悲觀！應該趕快的醒悟，聯合起來一致的奮鬥！這箇奮鬥不是口頭禪，而是要對現的，最低要由公務員以至於國人，都要作到以下的幾個條件，甲文武職公務員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二不白吃飯，三切實嚴守法紀執行業務，四把私有的積蓄，除去家庭最低正常生活費外，都要拿出來作國家的特捐，乙富的商民：一要把錢送到廚房裏，二要把金子送到戰場上，三要把金錢供到國家特捐上，丙貧困的商民：一要把定意志，二要把規矩的謀求生活，三不要受任何威脅，和任何利誘，以上這幾點意見，看來不算一回事，但是如能作到的話，我想比較美援要強十倍，幾至千百倍不止，何愁勸阻無成，何愁建國無望，但希國人一心，努力以赴。



我們要政府 作有效的改革

王聿修

民主政治能成功與否，完全在人民是否關心政治，與人民的意見能否在政治上發生作用。現在國事至此，千萬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我們受着良心的驅使，願對政府進一言，要政府立即作有效的革新，以挽救當前中華民族的巨大危機。

我們是愛護政府的，並且我們相信極大多數的中國人是愛護政府的，因為最低限度這個政府所代表的原則是趨向民主自由的，但是勝利兩年來的政府措施，實在有許多不能使人滿意，與不能使人原諒的。固然，八年抗戰和兩年內亂，是今日一般病症的根源。但也有許許多多重大的壞現象與此無關，國事弄到今天這個地步，政府絕不能說沒有責任。例如（一）從戰後接收起，貪污亦隨之而起，將國家八年抗戰所換來的物資財產，一部分入了接收軍政大員的私囊。政府雖然懲辦了不少小貪官，但對大規模的貪污却視若無睹，難道政府真不知道嗎？像這樣無賞罰無綱紀，失掉了政府的威信。不平則鳴，這引起人民的內心不平。我們要問一問，現在黨政軍大員中有不少的富翁，他們的鉅額資產都是那裡的？對此應有相當的制止與徵用。（二）與此有聯帶關係的便是豪門資本，現在不但一般人民窮，公教人員窮，即經營工商業者亦難圖重重，日趨沒落。惟有豪門資本以及與豪門資本有勾結的商人，才能有辦法。雖然政府早有規定，官吏不許經商，現在不少軍政大員却都在藉政治勢力經商發財。國民黨原是革命的政黨，現在黨內有若干人已變成革命的對象，我們爲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惋惜。（三）國民黨本身無庸諱言分成了幾個派別，互不相容。因之黨內彼此爭地爭權勢，所費的精神與時間，有時遠甚於對付共產黨。甚至在國家這樣危急期間。國民黨的一部份人士尚在聚精會神的爭

國代爭立委，把國家大事完全放在腦後，如此怎能對得起國家人民所付與的重任。國民黨必須恢復當年的革命精神，如果黨內有失掉革命精神不能實行主義的份子，可不必在黨內搗亂，退出來另謀出路，以免將政府拖倒，誤國誤民。（四）到今天國民黨事實上把他的主義忘掉了一部份。爲什麼不積極實行民生主義，澈底消除滋養共產主義的環境，消除經濟的不平等？我們要求不用激烈的方式而大刀闊斧的實行改革土地政策。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計劃並建立現代的民生與國防工業。但同時要剷除豪門資本與貪污，並澈底增進行政效率，嚴明賞罰，事在人爲，現在尚有最後的機會。（五）我們認爲政府有刷新人事的必要。有許多人批評政府，爲什麼政府不能多登用抱有愛國熱忱的青年新進人士？爲什麼換來換去總在少數舊人中兜圈子？爲什麼不吸收新血液？這樣不但可以一新耳目，而且也是擴大政府基礎的一個途徑。凡真正自由民主的愛國份子，只要不是否認憲法的共產黨，即便是批評政府的，稍向左傾的，都未嘗不可容納。以中國之大，需要人才極多，果能把貪污無能份子去掉，我們相信，中國僅有的受過現代訓練有領導能力的智識份子，是不夠用的。

同時我們主張積極爭取外援，認爲今天的中國局面，是世界情勢的一部份反映，不是國人能完全以自力打破難關的。當然我們自己絕對應該努力奮起，但在此軍事情勢極端危急下，我們更需要外援，一如在抗戰期間的需要外援。但如果僅有外援，而我們的內政仍不澈底大加改革，外援縱來必也不能充分利用，並且我們改革內政亦所以爭取外援。在此千鈞一髮期間，我們善意的對政府與全國同胞提供以上的意見，我們願爲此奮鬥！

貨幣的作用與貨幣政策

鄭伯彬

(一)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貨幣信用果有何種作用？換言之，貨幣是一種交換手段或支付手段呢？還是經濟社會內部的一種可能發生主動作用的因索呢？

關於這個問題，一直有二個完全相反的解答：一是把貨幣看做經濟社會的一種工具，否認它有主動的作用；二是認為它有主動作用，經濟社會裡的重要搗亂份子，經濟學中的一個最麻煩的問題。

前者是古典學派的共同主張，密爾 (Mill) 雖然也承認有貨幣流通的社會與沒有貨幣流通的社會，有根本不同；但他認為貨幣的存在，只是財貨相互間的直接交換，好像先以財貨交換貨幣，再以貨幣交換其他財貨一樣，不過是交換方法的不同而已，交換現象的本質是沒有什麼變化的。因此，密爾說：「在所有經濟社會中，貨幣除了具備時間與努力的節約之性質以外，在實質上，它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意義。」 (J. S. Mill,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88) 謝氏 (Say) 也認為在貨幣經濟中，雖普遍以貨幣支付財貨和債務，但根本上，它不過是財貨和債務的支付手段而已，除了補助交換的進行以外，沒有什麼獨立的意義。 (J. B. Say, *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p. 146) 此外，亞當斯密 (Smith) 把貨幣看做是補助財貨流通的車輪 (Wheel) 或大道 (Highway)，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實。

因為古典學派多半只把貨幣看做是一種交換手段或支付手段，所以，許多人對於貨幣的研究，也只限於如何使貨幣完成這一補助的任務，一些貨幣政策更是從這裡出發，加重了那些因貨幣而起的危機。我們若是對於我國目前的貨幣措施略加觀察，更是不難找到它的理論根源，就是上述古典學派的看法。

(二)

但是，在目前的貨幣信用制度下，貨幣果然只是財貨間的交換比率，把相對價格絕對化了的乘數因子 (Multiplicative factor) 嗎？顯然是不對的。主張貨幣有主動作用者，大約有二個主流，一是特別重視現金差額的所謂現金差額方法 (Cash Balance Approach)，二是注意資本——特別是儲蓄與投資關係的所謂資本的方法 (Capital Approach)。

先從頭一個看法說起。

R. G. Hawtrey 在一九三二年九月的經濟學雜誌 (*Economic Journal*) 發表了一篇論文 (*The Genoa Resolutions on Currency*) 說：「景氣變動完全是貨幣現象。」 (The trade cycle is a purely monetary phenomenon) 他注意各個經濟主體手中所保有的現金差額之變化，或貨幣的退藏與放出，斷定經濟社會的擾亂現象是基於流動資本 (Working Capital) 所帶來的惡循環 (Vicious cycle)。但是，社會究竟如何被擾亂，到底有多少必要的現金差額，他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一九三七年發刊的資本與就業 (*Capital and Employment*)，他有了幾許修正，說：「景氣變動是一種貨幣現象，因為一般需要其本身是貨幣現象」。 (The trade cycle is a monetary phenomenon because general demand is itself a monetary phenomenon) 這樣，對於過去所未加注意的貯蓄與投資的關係，現在也看到了。這種思想，在 Marshall, A. C. Pigou, D. H. Robertson 等劍橋學派 (Cambridge school) 也可以看到。但這派理論的淵源，我們還可以追溯到瓦爾拉斯 (Walras)。

瓦爾拉斯很注意為什麼需要貨幣的問題。他早在一八七四年就闡明了與費登 (I. Fisher) 完全同樣的交換方程式，並且還採用了與費登完全相同的流通速度的概念。但在二八八六年，在貨幣論 (*Theorie de la Monnaie*) 一書中，又採用了現金差額方法。即是說，他把作為計算單位 (Numeraire) 的貨幣效用，與作為交換手段或所欲現金 (Exchange desire) 的貨幣效用分別開來，認為前者的貨幣價值是在實物經濟中財貨相互間成立的相對價格的結果；後者的貨幣效用是與其他一切財貨的效用一樣，為決定諸價格的原因。因此，貨幣本身有了獨自的效用，並且從這裡可以說明貨幣的需要之根據。

很顯然的，這種說法在最近已為各方所重視。J. R. Hicks, P. N. Rosenstein-Rodan, L. M. Lachmann, A. W. Margel 等都是主要人物。但 Hicks 不滿意瓦爾拉斯在靜態的均衡狀態中對交換手段或支付手段的意見，因為瓦氏的看法有一個基本前提，即貨幣需要是可以完全預見的。Hicks 則認為在完全預見的社會，貨幣完全沒有必要，或者說，貨幣需要常可等於零。貨幣需要假使等於零，則物價水準就完全不定限 (Indeter minate)，換言之，貨幣需要等於零時，作為交換手段的貨

幣價值也必等於零。

那末，決定貨幣需要的是什麼呢？貨幣為什麼要保存呢？對於這個問題 Hicks 認為貨幣需要只是由於將來使用支付目的之必要性決定的，假使將來經濟條件的變化及支付金額完全可以預見的話，沒有人保存貨幣。若是將來的情况是不完全預見的，或是不確實 (Uncertainty) 或是有危險 (Risk) 之感，各經濟主體才會保存或大或小的貨幣量。

實際上這些說法都可以應用在目前中國的貨幣情形下。不論是將來的經濟條件是否可以預見，貨幣需要的問題是一件很可研究的對象。但關於這點，我們在後面再為說到，暫先略為說明採用資本方法的論議。

(III)

重視資本的方法 (Capital Approach) 者，有 K. A. Hryck, J. Bentham, H. Thornton, T. Joplin 等人。最有系統的是威克塞氏 (K. Wicksell)

威氏是英國的古典學派，他注意物價，資本與利率的關係，特別把利率分為自然利率或正常利率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or Normal rate of Interest) 與貨幣利率或市場利率 (Money rate of Interest or Market rate of Interest)。當這兩種利率發生乖離現象時，在經濟社會裡就要發生累積的擾亂現象。

先是，他認為自然利率是由實質資本 (Real Capital) 之物理的限界生產力 (Physical Marginal Productivity) 決定的；後來，他略又修正為：自然利率是對借貸資本 (Loan Capital) 的需要，與其供給源泉的貯蓄正相一致時成立的。因此假使銀行把貨幣利率降低於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以下時，則對於信用或借貸資本之需要即行增加，並且超過可以使用的貯蓄量。結果，銀行乃必創造信用以補足此項需要。在這種狀態下，就引起了貨幣需要的累積過程。反之，貨幣利率提高到自然利率以上時，則對借貸資本的需要勢必減退，總貯蓄的某一部分不為資本形成所利用，遂變成「游資」，這兩種情形都同樣引起社會經濟的不安。

從上面的解說，我們可以明白貨幣本身是有主動作用的。上述的兩種看法，雖各不相同，但兩者不是沒有關係的；現金差額的看法，對於各個經濟主體之以貨幣形態保有或放出財富所得的一部，不正是和貯蓄與投資的關係有緊密的關聯嗎？所以，我們在這裡並不要討論這二派看法的孰是孰非，實際只是一件事情的兩面，我們在這裡所要強調的，只是貨幣本身有擾亂經濟社會的主動作用。而擾亂的動力，即在貨幣的供給與需要不能得到平衡。

在我國目前的貨幣狀態下，貨幣的需要量，除適當需要量外，尚有「假裝」與

「過誤」兩種需要量。適當需要量，在經濟流通的運用上，是保持經濟均衡與經濟發展所必要，而含有適當需要量或真正貨幣量的意義；所謂「假裝需要量」是在適當需要量以外的似是而非的需要量，例如基於信用創造之各種貸款，即屬此類；所謂「過誤需要量」是由於故意或過失而歪曲貨幣適當需要量之謂。由這過誤需要量與上述假裝需要量，遂發生和加強通貨膨脹的惡果。

Hicks 所說貨幣需要不可預見，是根據平常狀態而說的。在目前的状态，正是他們假定的貨幣需要等於零，而物價水準陷於完全不固定的時候。換言之，在依賴印刷機的現狀下，法幣幾已失去其使用價值。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故沒有人保存貨幣，而貨幣需要量則因「過誤需要」急速擴張。過誤需要的擴張使貨幣利率或市場利率上漲，而威克塞氏所說的兩種惡劣效果，却同時具備無遺：即一方面中央銀行把貨幣利率降低於自然利率以下，使信用隨通貨的增加而擴張，超過社會幾近於零的貯蓄；另一方面更以市場利率的過高，使投資幾近於零，貨幣乃全部變成市場的「游資」，把社會經濟攪得天翻地覆。

這樣說來，我們簡直看不出政府現在所採用的是什麼貨幣政策。管理貨幣制度的最重要前提，雖是貨幣的需要量與供給量應相平衡；法幣的發行或信用的擴張應適應目前物價狂漲後之「需要」，但這需要是一種「過誤需要量」並不是一種「適當需要量」。通常在一定的貨幣政策下，這種過誤需要是不應供給的，即使供給，在一度供給此種需要之後，也必須立求適當政策，否則，貨幣危機就立刻要發生。

總之，貨幣不僅是一種交換手段或支付手段，它有主動的作用；是沒有問題的。這時候的貨幣政策，決不是怎樣使貨幣完成輔助財貨流通的問題，而是怎樣控制貨幣的供給與需要的問題。目前我國正陷於惡性通貨膨脹的深淵，惡性膨脹產生大量過誤需要，政府既不應因此過誤需要而增加供給，加深通貨膨脹的惡果；更不應在控制貨幣供給的前提下，一忽兒緊縮信用，一忽兒又因工資或農貸擴張信用。金融的寬鬆和張弛應視社會的適當需要而定。緊縮的時候，雖是基於減少社會上的過誤需要，迫使物價下降；增加工資農貸擴張信用，在目前的通貨膨脹下，也不一定就是適應「適當需要」。而中央銀行並不能確實把握社會資金之應用，或不能控制貨幣形態的資本之收藏或放出，如其採用現行的擴張不定，寬鬆無規的辦法，勿寧把握住一個根本的前提，始終採用限制信用擴張的方針，還更能適應社會的要求，減低通貨膨脹的壓力。這樣，中央銀行陷現行利率政策，似乎也有根本考慮的必要了。

醞釀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楊伯禹

依照近期國際局勢的發展，作詳密的觀察與分析，都會有一種恐懼的感覺，而且這種恐懼是人類的不祥之兆，因為它充滿着更多的火藥味，同時其濃厚的程度是與時俱進的。如果我們追溯其來源，無疑的而且是衆所公認，有口皆碑的，是有另外一個變相的法西斯主義在作祟，繼希特勒未完成的工作在進行侵略與奴役人類。假如希特勒尚存在人間，他會額手稱慶，即死亦瞑目九泉，因為他的繼起者較他更加倍的險惡與壓制。此種野心家與希特勒相異之點不過是名目不同——那就是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幾個字相互調換而已。極權主義奉行者乃製造恐懼，促使再次人類大戰殺重現，以達成其制霸世界的隱衷。

和平是整個人類企求的，可是這種企求能否如願以償，不但不能對這個難題加以肯定的答覆，相反地，按照當前國際間紛爭問題的長時期不能解決，它的答案恐怕要使恐懼再度加深，尤其是當前的情勢，更使人感到失望以至絕望。根據各方面的因素，可以判定人類要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來臨，要逃出極權主義的魔手，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最近國際間紛爭趨於兩極，都會默認大禍將要臨頭，這已經是難以掩飾的顯明事實，所以說第三次大戰在醞釀中，亦不為言過其實。以下我們將正在醞釀一觸即發的現局作一個檢討。

一、由東歐鐵幕一變而為集團

很顯明的自從法西斯德國被同盟國擊退以後，不約而同整個歐洲分割為兩個境界，那就是以蘇聯為領導的東歐鐵幕與英美指揮的西歐國家聯合會也就是極權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對立。我們稱之為東歐鐵幕因在捷克政變以前共產黨只是在暗中進行其陰謀計劃，尚且沒有明目張膽顯露其獠牙而日，同時共產黨在東歐境內究竟進行何種策略，外人尚難辨其真象，故稱其為東歐鐵幕。當然捷克政變早已在一般人意料中，直至捷克政變，共產黨公開攫奪政權而使民主的捷克斯拉夫一蹶不振，以至迫得捷外長馬薩里克因不忍坐視自己人民遭受蹂躪憤而自殺，才的的確確的表明了共產黨的毒辣手段。

捷克政變之所以發生，並非偶然間的事，最直接的當且有跡可尋的是自國際共產黨情報局的誕生以後，這種陰謀計劃始積極展開進行工作，在日丹諾夫所領導下的歐洲共產黨國際情報局，其主要工作中之一，就是先事進行握有蘇聯衛星國之政權，以實現其赤化歐洲以至全世界的本意。蘇聯政權會於芬蘭總統巴西維維要求與芬蘭締結軍事同盟，及史達林與外長莫洛托夫接見保加利亞總統米特洛夫談判締結互助條約，都在表示蘇聯在充實其實力。與此諸國家締結軍事同盟，不但可免去後顧之慮，以逞其所欲，並利用此等國家財力物力為自己犧牲，至少不會被拉入英法集團。當然其他小國沒有問題要唯蘇聯之命是從，羅馬尼亞，匈牙利已與蘇聯簽訂軍事同盟是說明事實的最好例子。不僅如此，蘇聯野心未止，根據薩爾茲伯格(Salzberg)在「巴爾幹聯盟的前途」文章內曾說到「在巴爾幹各國所採取的方式，是在巴爾幹各國間，加強推行「兩國協定」，鼓勵成立商務協定和關稅同盟。巴爾幹諸國都有相同的外交政策，同時它們的經濟聯繫，假如可能的話，將發展一個虛

布集團，自史合丁達特里雅斯德一線以東的諸國，除希臘和土耳其外，現在的一切事務，都歸蘇聯控制，這正如軍事集團一樣。」因此這種事實的表現，恰巧與蘇聯內心的欲求是符合的。在這裏我們可以將薩爾茲伯格的討論引申一下，就是蘇聯對於希臘與土耳其的控制企圖並未減退，它時時在睜着眼睛等待時機來臨。

蘇聯的雄心並非因統治所有東歐國家即以為滿足，另一個計劃也正在醞釀欲試，希望在短期間內收到成果，我們根據羅馬官方報章作進一步的觀察。羅馬官方於二月四日發表聲明：「政府將立即再徵一萬八千士兵與二千軍官暫充警務。這個措施的目的在維持公安，特別是行將到來的選舉期間。」此即表明共產黨要在義大利選舉期間要施展其兇狠手段，竊取政權。「據里得里亞安科納港報載：「義大利警察與海岸部隊，今天沿義大利東部海岸，開始廣泛聯合掃除」企圖制止從巴爾幹越海而來的軍火走私。」同時根據另一羅馬報載：「意大利總理亞斯貝里里發言人聲明：「政府已決定對共產黨私軍採取強硬手段。並且內閣開會發表實施十八條新憲法的法令，該法令將禁止各政黨的秘密結社與軍事組織。」他明白宣稱：政府決策對於其他武裝集團(如新法西斯運動黨)同樣有效，但共產黨地下力量是主要對象。他又說：共產黨有一支軍隊是路人皆知的秘密，他們留在各大城鎮街市檢閱或在鄉下操練。我們從這個報章，可以斷定未來的義大利選舉，若千出乎意料的事是將要發生的，因此我們更可一目了然然蘇聯使下的共產黨企圖的是什麼。

再看法國，根據法國西晚報報導稱：「柏爾格萊德國際共產黨情報局報告：法國成立類似捷克行動委員會的共產黨防衛委員會，該報引證情報局公報說：法國共產黨活動包括各部門人民，農，商與藝術家集團的防衛委員會與民族經濟的防衛同盟。」這種組織的企圖，也同樣尋找可乘機會以求政權的控制，同時法國警察與治安當局正對該防衛委員會在嚴密注意中。

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確切的結論是蘇聯未曾以組織東歐集團以對抗西歐聯盟為滿足，即是在法義兩國也要施展其陰謀與魔手，在此我們可以引證美前國務卿貝爾納斯推測來對蘇聯及其指揮下的各國共產黨以說明其目的，貝氏預測蘇聯在意大利共產黨之偽裝並可能在四月十八日義大利選舉之前採取行動。貝氏且謂：「芬蘭捷克已落入共產黨之手，吾人有種種理由認為蘇聯實欲控制希臘，義大利及法國。」希臘的內戰，不言而喻的是蘇聯驅使叛徒推翻合法政府以使其然。共產黨之所以在馬不停蹄的進行其運犯民主使整個世界被籠罩於其極權的專制政治的統治方案，它最後的目的是要用殘暴的武力，使全人類走向一個悲慘不可思議的境界，現在的一切在進行中以及將來要進行的陰謀，不過是僅表示其貪求的開端，而尚非達到所欲。並且以其在各方面所顯露的行爲，它要和希特勒的納粹政權收異曲同工之效，至其克里姆林宮主人的雄心較納粹元首尤有過之。

二、西歐聯盟成立乃為防禦赤化的洪流

恰合時機，西歐民主國家洞悉了蘇聯的企圖，且為了保持文明及民主政治的延續，知道未來的危機，難以逃避，如以單獨的某一國家來防禦這兇猛的洪流，不

德自身陷入危亡，同時唇亡齒寒，其他國家亦將步後塵，故有以英法為領導的西歐聯盟成立，其宗旨在防止共產主義向西歐蔓延。此中最感困難的是義大利是否參加西歐聯盟，按照義國政局正趨於惡化的狀態下，他對此問題，尚不敢作最後決定，其嚴重的惡化程度我們由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向美國總統要求之事件可以清楚的看出。基督教民主黨領袖要求杜魯門總統保證義大利於國會四月十八日選舉前後無共產黨企圖攫奪政權之任何不法情事發生。彼等希望杜魯門總統於國會聲明中對共產黨之擴張提出抗議，同時並作某種軍事保證，即美國於必要時將以武力維持義大利之獨立。從這個要求中我們更可覺到義大利的現局是怎樣的危急，共產黨的企圖是已趨於更趨極化。因為義大利共產黨擁有軍隊，欲以武力奪取政權，將來的義大利情況將會是不可想像的，正因為義大利處在危急險惡的環境中，所以對西歐聯盟即是滿心歡迎承受邀請，而限於難能實現，亦只徒喚奈何，何況共產黨將要藉之以為政治資本而加速其暴動。

西歐聯盟的成立有人認為可能藉此造成第三集團周旋美蘇之間，以緩衝美蘇兩國之衝突。但由事實的演變來看我們說此純是所謂中間路線的空想。相反地有很多理由可以說明西歐聯盟要漸走向一個堅固有力，牢不可破的反共軍事集團，當然其另外的目的是在加強聯盟間的經濟聯繫，然此種計劃，亦是在經濟方面取得合作與協調，使其共產主義無隙可乘。

西歐聯盟的基本國家，固然包括英、法、比、荷、盧五國家，但根據其規約中看來是在盡其全力要擴張其範圍。英國議員（共產黨除外）七十三人向國會建議第一點即已很顯明的表示未來的西歐聯盟將擴充至歐陸以外。該建議云：立即採取步驟與英帝國聯邦各自治領協商建立西歐政治聯盟，足以拯救歐洲民主與西方文明。

英土同盟繼續有效，表示英國及土耳其其感未來的侵略將不可免，同時早已體察到侵略者尤其是蘇聯，正坐待時機，大舉進犯，而且這種威脅，自蒙特其條約之提出修改而未得締約各國同意，因之威脅一直未能削減，正其為此，英外長貝文與土外長沙達克共同發表公告重申一九三九年對德戰爭爆發所締結的英土互助公約繼續有效，英土條約規定：如土耳其受歐洲國家侵略而在地中海區域內作戰時，英法兩國須援助土耳其。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且進而作軍事方面的援助，固屬全經濟利益，然而也是見到蘇聯的虎視眈眈，雄心勃勃，若不先事準備，則將遺患無窮，按照這種行為表示，除非希臘叛變政權推翻合法政府，則可斷言希臘及土耳其亦將納入西歐聯盟的範圍之內和其他反共集團作共同的防禦，特別是法西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亦將參加西歐聯盟，法西邊境重開，即是佛朗哥要與西歐國家取得合作的光光。

三、北歐國家那裏去？

很清楚的歐陸南部分成兩個集團，現在我們進一步再討論北歐將來究竟走入何者懷抱。北歐三國瑞典、丹麥、挪威、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為了免於戰爭的紛擾，三國總理曾召開會議共商對策，瑞典外長曾對國會說瑞典不參加「西歐聯盟」。然而據一般觀察，三國總理的理想實現——那就是免於戰爭，在事實上恐怕是不可能的，何況又有法西斯德國利用各種藉口進兵丹麥，繼之佔領斯堪的那維

亞半島作為前車之鑑？北歐三國其現在之所以舉棋不定乃是怕引起蘇聯的不滿與反感，因此三國總理會議不訂立正式盟約。且根據斯德哥爾摩及奧斯陸報道稱：「任何建立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國家為合作的企圖，即使是關稅同盟，也會被蘇聯批評為三國想建立敵對蘇聯的企圖。」將來北歐三國家將何往的問題那就要決之於三國之當政者及三國人民的欲望，同時東西南大集團對該三國家的拉攏與壓力如何。不過三國家曾親身嘗試到法西斯主義的可懼，曾受希特勒的奴役，那他們曾想像到較法西斯更勝一籌的蘇聯極權主義，將要怎樣去忍受。為了自己國家人民及其後代子孫的脫離長期遭受塗炭，則三國總理對於東西南大集團，當有所決擇。如我們看來，則三國人民及政府當局可能趨向的是西歐聯盟，何況有個很顯赫的事實，是消遙於戰事範圍外，則是不能獲得企圖。

四、美國及其他美洲各國如何？

無疑的，現在爭執最劇而為未來戰爭主角的，是美國與蘇聯。美國的現行外交政策，處處表示其在積極展開反蘇的行動。在西方已已經培植起來西歐聯盟的成立，馬歇爾計劃不惜以若大數目的物資援助經濟危急的歐洲民主國家，使經濟復原，甚至佛朗哥專制政權及西德都在網羅之內，以堅固其反蘇的團結力。尤其是西歐聯盟成立給予美國更大的鼓勵，國務卿馬歇爾適當西歐聯盟成立伊始曾發表談話謂西歐聯盟之成立為「吾人偉大之希望」。因此美國會順利的通過馬歇爾計劃是出於此種原因促成其加速的。另外美國務卿最近要求國會通過再度援助希土法案，也在表示美國的積極使反蘇大集團，早期定型。

全部美洲，除美國已經走向蘇聯的敵對國外，其他若干國家，包括南中美美，無疑的早已和美國走向同一步驟，美洲防務條約之締結，進而南美幾個國家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證明蘇聯的勢力在此諸國家內，無法施展。同時也說明美洲國家的反蘇表現更趨具體化。為了進一步加強聯繫及應付當前危機，近期將召開美洲防務會議，因此我們可以說美洲防務會議繼西歐聯盟成立之後而召開，其目的在研究雙方如何加強合作，甚而組成一個有力的集團，來阻止將臨的一巨洪流是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五、美國與美國的警覺。火藥味濃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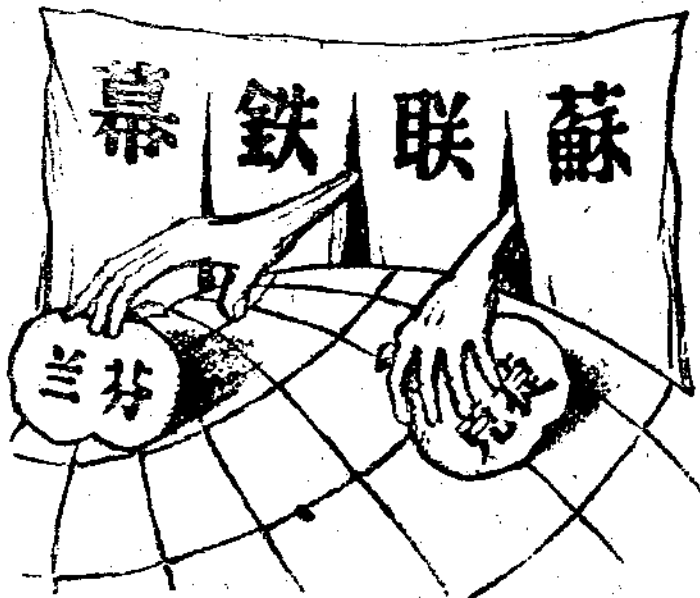
由於已成事實的捷克政變，蘇芬間正在進行締結的軍事同盟，却給英美以最大的提醒。他們眼看著東歐兩個民主國家竟在一個短期內形成這種慘局，而俯首屈膝於極權主義暴力政治的蘇聯控制之下；促使歐洲局勢走向惡化的途徑；感覺到本身的禍難將臨；除締結民主國家抵抗極權主義的侵犯外，更加深其本國人民對現時局的認識，而有所準備，特別是美國總統表示積極，也更表面化。根據華盛頓報追述總統杜魯門氏在兩院聯席會議中發表其外交政策之演說謂歐洲目前局勢危急，係由於蘇聯無情之行動方針。渠提示三點事項：

- (一) 建議國會從速通過援外之復興方案，並以全力支持已簽字之英、法、比、荷、盧五國防務攻擊條約。
- (二) 要求恢復徵兵制，施行普遍軍訓。
- (三) 建議選拔人材，擴充空軍。

杜氏談稱：在共產主義威脅民主主義之今日，美國必須保持強大軍力，尤其在德境更須維持相當數目之駐軍，以支持歐洲之自由國家。以此段談話，可以澈底明瞭，美國總統在督使人民早日應付大戰來襲的準備。同時更使驚心動魄的是美第三艦隊司令官海賽爾表示爲了事實上的需要，寧願對法西斯德加以培養，將育以充實反蘇實力，他說：「歐洲需要復興，日本也需要復興。日本在將來可成爲美國及其未來侵略者中間的堅定堡壘。」美國務卿馬歇爾在對全國農業研究所發表演說盛讚英國外長貝文西歐聯盟計劃。他並指出美國可能遵循之兩個途徑：第一途徑爲鑒於困難過重，或僅作勉強無力之應付。第二途徑爲美國採取積極行動，挽回局勢，接受美國領導世界之地位，俾得倘美國決定無所舉動，余相信吾人將可看到此甚屬重要之地位——具有工業潛力技能之西歐亦將陷於現時東歐諸附庸國所受之同一控制之下。馬氏結論稱：在此種情況之下，具有巨大資源之歐洲大陸則將陷於另一顯然反對吾人政治方式與生活方式之控制下。馬氏作此語並籲請美國人民接受領導世界之地位。此爲最能激發美國人民及警告世界民主國家提高警惕之言語，同時說明史達林之所說兩種不同制度可以在世界共存之不可能，因爲其利益之趨向是不同的。在政治方面，民主國家和極權政治是背道而馳。在經濟方面，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是水火不容，針鋒相對的，而尤其是共產主義其最後目的是赤化世界，其革命對象是資本主義國家，史達林之所以發表之暫時遮掩耳目談話，不外求得一時安然，在他國不注意的時期，暗中進行其毒狠之陰謀計劃，此乃廓然大公，天下共見。史達林以爲世人可欺，其愚不可及矣！馬歇爾早已查知國際局勢難以樂觀，故發此警語，作防禦赤化之積極準備，根據馬歇爾最近言行，甚至感覺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終久要更可能在短期內爆發，以促及美國早日準備，以免措手不及。

再以英國來說，尤其表示最積極，且其使人覺得可怖，如果我們看到英首相艾德禮所發表談話，就知歐洲局勢之緊張，似如已臨大戰前夕，他的意思是說大戰將臨，英國人民應準備應付未來之危機。英外長貝文曾警告蘇聯說：要想統治歐洲，唯有出之於戰事一途。又說：「四強中的一個強國，強迫小國實行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英國政府對此種行爲，決不予以同意。」此點含意即謂如蘇聯行使共產黨使用暴力擄奪政權，最後一途則訴諸武力。

英國空軍部長亦發出警告，易勉英空軍，在國際局勢日趨惡化之際，應小心待命。該部部長亨德遜在亞平頓皇家空軍站向空軍人員致詞稱：「余非告諸君戰爭不可避免，因余不相信其果不可避免也，但國際局勢確係暗淡，故吾人應保持皇家空軍會受舉世讚揚之戰時效率。諸君當已知誰使捷克受黑暗籠罩，芬蘭將發生何種變故，吾人必須於進行工作時，考慮國際之局勢也，英國國防大臣亞歷山大發出警告，希望英國國會注意加強武力，以應不時之需他說：「英國必須表示強硬的意志，



無盡的抓取 胡非作

如果我們能接受這個單純而基本的原理，那麼我們將對不起自己，我敢說對不起人類，因爲西歐動亂可以再一次使世界捲入漩渦。如果我們認爲只要英國表示退讓，就可以得到我們大家期望的西歐完整，那是自欺，除了國防領域，沒有再能表現更多意義的領域了。他又說：「在目前世界局勢下，沒有一個負責大臣，沒有一個企望放棄國民兵役的原則。那將爲親者所痛，對以爲在西歐留下真空地帶的人正是一種鼓勵。今後數年，英國當備備人力，以爲不時之需，除國內監獄外，如屬必要在短時期的通知中，可以使一些監獄開始行動。他說如果認爲一切地上攻擊的威脅不會存在那是「不智的」。亞氏看破了蘇聯那套鬼計，見到東歐各國屈膝聽命，知道西歐及會英國達到險期，故主張在軍事上早爲策劃。

我們根據反蘇集團內兩個主要而具有強力的國家，當政所發出的論調，可以判斷局勢正趨嚴重，他們並不是爲了將來實現其獨霸世界野心，而是不忍坐視違反人性平等自由的極權主義驅使人類走向悲劇，以及爲挽救西方文明及世界的和平秩序，願和世界所尚未遭受欺壓的國家，作最後奮鬥，甚至爲獲得自由，平等，民主政治即使犧牲多少財，物，人力，亦在所不惜，因爲他們所獲得的成果，會給後代若干代奠定基礎。

經由以上分析，人人都會知道目前的局勢並非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樂觀，我們敢說這些人只要將世界政局作廣泛的觀察，都會感覺和平是無望的。以政治舞台主角的美蘇兩國而論，自戰爭結束以迄於今，無時不在作軍事預備的競賽，而以蘇聯最爲一般人所深知，雖然因其新聞封鎖，局外不知其真像，但由各熱習蘇聯作風及國外人士的談吐中，及戰爭期間蘇聯士兵的行動，可知其盡其可能使人們過着極非人類所可忍受的生活，而將其搜刮人民所得從事飛機大炮的製造，以使共產主義蔓延全世界所有隙縫間，再進而赤化全人類，讓策人類，求得克里姆林宮主人的痛快乾杯一飲，來祝賀他的私欲滿足，坐在專制的，極權的寶座上可以高枕無憂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共產主義不爲民主主義所制服，所戰勝，共產主義信徒不親自覺察到自己過着不人道的生活，而提早醒悟，則史達林所謂兩種不同的制度可以並存是不可能的，而遲早則取決於軍事。如此說來，華萊士所說如果自己當選總統可使第三次大戰不再重演，那除非華萊士將美國獻給蘇聯，受制蘇聯，則戰事定會發生。如果在最近期間內蘇聯再積極進行其詭計險謀，相信英美及其他反蘇集團份子要開始行動。目前擺在面前的義舉選舉如有不合法的共產黨奪取政權，反蘇集團是不容再觀視無睹，靜待赤化，或可能以此爲導火線亦未可知。雖不能確定其果有此事，至少是可能的。總之戰火發之於歐洲的成份較大（假使戰爭果真不能避免的話）。因爲東西兩集團的紛爭最大，且最難解決，而必須先解決的問題在於歐洲。

考咸豐年間廣州之變

張雁深

五 各國政府之態度

甲、中國

英軍後撤，不可不謂為葉名琛抵抗之成功，故葉名琛以「防剿英夷水陸獲勝」奏聞朝廷（註九十六）。此時中國人之民族意識已充份表現於太平軍之反叛，洪秀全且曾向英人建議共擊滿人（註九十七）。清廷閱葉報，自然欣喜，然以太平軍反叛之關係，咸豐帝於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日上諭對葉名琛特作如次之提督：

「惟控制外夷，究非剿辦內地匪徒可比……（葉）辦事平穩，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英吉利無能為役，不防備以兵威，致啟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無策，前軍之變，不可不知！現在各國既知其無能，自當有公論，日後英法兩國，或不致有所藉口，如果該夷自知理曲，悔罪求和，並能議進城，只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遷就，致該夷故智復萌，肆行要挾。」（註九十八）

數月後，局勢沉寂，帝聞英夷將派夷西來華處理廣州事件。又諭葉名琛云：

「惟（英夷）犬羊之性，詭譎百端，仍當密為防備，勿存輕視之心。俟浙省到後，設法妥辦，總宜息兵為要。」（註九十九）

由上二諭觀之，咸豐帝之態度乃欲避免與英人發生戰事，至為明顯。

乙、英國

包令巴夏禮等在廣州之武力行動，獲得英政府之支持。時內閣總理為巴爾馬斯登（Palmerston）；然國會方面過半數之議員，在顧不敏（Gibbon）格拉斯頓（Gladstone）薩利斯貝利（Salisbury）等名政治家領導之下，對英政府支持在華之暴無禮行動，深表不滿，故向巴爾馬斯登內閣提不信任案，於激辯之後該案以二六三對二四七票通過。諸政治家認為包令在華之行為，以野蠻高壓兇暴之手段，干涉中國人搜捕中國人所造為中國人所有之船隻，包令竟以「領事之身份」竟指揮英國武力，砲擊無防備之中國城市，摧毀中國砲台，其殘暴凶惡，不可復加，天理良心，喪失殆盡，此次不信任案之通過，詢英國國會史光榮之一頁（註一〇〇）。

然巴爾馬斯登內閣，於不信任案通過後，不願去職，故依憲法解散國會，於新國會選舉期間，竟將中國人侮辱英國國旗之無確實證據事件，大肆宣傳，英人果受其蒙蔽，迫新國會成立，竟支持巴氏對中國之強暴政策，強權戰勝公理，良可慨嘆！（註一〇一）

巴爾馬斯登政府既為新國會所支持，乃派額爾金（Earl of Elgin）為全權大使來華，負責處理中英間之問題，並遣軍艦二千六百人同來，以作其強暴政策之後援（註一〇二）。

丙、法國

法國自中英戰事發生後，則守中立，但法副領事布威（Bovet）同時要求葉名琛保護法國利益（註一〇三）。葉名琛雖知有保護他國利益之必要，然以當時戰況而論，實感顧慮莫及，故答謂英人毫不講理，應負全責，並謂彼實無力保護法人云云（註一〇四）。

當葉名琛宣告新英人首級賞銀三十元（Pardons）及中國官吏團體（Le Comité des de Cooperation）宣告新英人首級賞銀百兩（Laelis）後，法國當局恐英法人服

裝類似有被華人殺殺可能，故法代辦顧隨於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致書葉名琛謂彼認為此種設殺將由中國政府負責（註一〇五）。葉名琛於十一月八日答謂：

「但當此時，商務業已停止，貴國商人，知閣下居住澳門，閣下可令遷居閣下近傍，如是則對彼等將不致發生任何居住廣州之不幸事件……如派隊至廣州之必要矣。」（註一〇六）

十一月十日，葉於致法副領事布威書中又云：

「法國代辦，既駐澳門，敢懇 命命。貴國人民遷至該處，以免遭逢不幸……此於鄙人似為絕對必要者。」（註一〇七）

法代辦顧隨似未能充分了解葉名琛之理論（註一〇八）；然法國海軍提督（Contre-amiral）福藍氏則認為葉氏之所言，乃「完全智慧之言語」（un langage par faitement）（註一〇九）。法人終總從葉氏之勸告（註一一〇）。

當此時，包令自知已步入騎虎難下之境，甚覺難於對付其冒險所引起之困難，故於十月十五日開始其誘法美兩國捲入其與中國衝突之旋渦，以廣州入城之要求為餌，然法美兩國在華當局，均慎重其事，並未墜入包令之圈套（註一一一）。

十一月二十二日，法代辦顧隨致書包令云：

「余曾於本月十六日書中奉告 閣下，關於余所悉在此嚴重事態中對閣下之主張予以道義上之補助一事，余守完全之中立，蓋余在未奉到 皇帝陛下（拿破崙第三）之准許前，不得打破此中立也。」（註一一二）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三行被焚，法商行自亦在被焚之列（註一一三），然法國對中英之衝突，仍守中立（註一一四）。

六 英法聯軍

雖然如是，於巴黎方面，涉不德通神父之死，曾予法人一極悲慘而深刻之印象。一八五六年十月十日，法外長訓令法代辦顧隨，謂法國因神父案對中國所作之要求，應獲得滿意之結果，此點關係重要，不惟應要求中國懲兇，同時關於將來，應予中國當局一重要之警告（註一一五）。前此布爾布隆於九月二十日在其致外交部文中，曾主張法國對此「侮辱」事件，應「於廣州且只於廣州」要求賠償，蓋該城一帶之官吏與居民對於外國人一向採取敵對之態度，且最重要者，即從外交與軍事觀之，該城乃最便利行動之地點（註一一六）。

同時巴黎與倫敦方面，關於對華問題，進行商談，迄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切已獲致協議。布爾布隆，在未離法反華之先，於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接獲外交部之訓令，謂關於對華行動應與英國採取一體之致步驟，並希望美國亦能參加；法英兩國政府，對於條約問題，大體上已同意；關於法國修約時，布爾布隆亦應努力爭取者有三：（甲）外交使節在北京常川駐紮。（乙）擴充中國對外貿易之地區及外船航行之水域，並取得進入中國內地之便利。（丙）保障法國傳教士之安全——此點乃拿破崙三世欲通結天主教勢力之企圖。訓令又謂：為從中國獲取上述三項，以法、英、美三政府有從此以後置彼等與天朝間之關係於適當基礎之上，效果軍應有足額力量以戰勝中國人。為保障幸運之結果計，法國人已決定與不列顛及華盛頓政府，一致行動，於中國海岸集合必要戰艦，使適合布爾布隆談判之性質。布爾布隆應與其同僚（即英國或美國之使華代表）共同駛入（天津之）白河，至

河床不能行駛之處爲止，以便盡量接近中國京都，使中國朝廷不得與三國代表直接接洽，同時海軍可侵入揚子江，佔領如蘇州、無錫、鎮江等處，以備必要之戰。此種遠見，不能不預見中國方面將發生之戰事，故決定將此點留由彼等便華代表依其眼光，技術與意願，隨時決之。以達成其集體行動之目的，與任務（註一七）。

英法方面，除上述修約問題外，法國自身尚有一特殊問題，即法政府對英法兩國神父於西林被殺案，是否應加修約行動之附帶條件。法政府對此問題，曾與英政府商議，但英政府則主張修約行動，應先由法政府提出，法政府則主張修約行動，應先由英政府提出。法政府對此問題，曾與英政府商議，但英政府則主張修約行動，應先由法政府提出，法政府則主張修約行動，應先由英政府提出。

至並羅事件，英人則未爲自身急應解決之特殊問題，亦自知理屈而未敢正視。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布爾布隆由法返抵香港，二十七日離港。二十八日晨抵澳門（註一九）。在華英人，此時因無足量武力與方法，使其對中國當局之恐嚇生效。包令受盡批評，被目爲無思想、無勇氣之少年，置祖國於困難之深淵；加以當時印度情勢不穩，且與波斯人正在作戰中（一八五六年十一月至一八五七年三月）（註二〇）。包令束手無策。布爾布隆對包令之困難，實不能有所爲力，故致書包令謂：關於合作問題，除已通告不列顛政府外，尚應採取若何行動，法外長尙未予彼未得其他訓令；至於廣州已發生之戰事，彼應採取若何行動，法外長尙未予彼若何特殊之指示云云（註二一）。

關於神父案，布爾布隆於一八五七年三月四日照會英名探，要求賠償（註二二）。

二、英法兩國，該案則按法代辦隨之文書時，立即即令調查，廣西土匪蜂起，交通困難，乃遲延之原因；又謂彼先將西林知縣免職，並早已令廣西政府於必要之調查後妥爲處理云云（註二三）。布爾布隆未能了解實情，認爲英名探之作答不過爲掩飾時日之計而已（註二四）。

附註

- (註九六) 見註九八
- (註九七) 聯軍史料甲集頁七二
- (註九八) 咸豐夷務卷十五葉六
- (註九九) 六月十五日上諭同書同卷葉二四
- (註一〇〇) 詳見 Morley, The Life of Gladstone (1903) 卷一頁五三三以下; Macarty, 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1889) (卷一頁五二一) ; Leavenworth, Arrow War in China (頁四一) 等
- (註一〇一)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1907) 卷二頁六三
- (註一〇二)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Egint'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59) 頁一
- (註一〇三)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法使東副領事
- (註一〇四)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葉致布; 十月二十七日葉致布; 十月二十六日願隨致葉; 十一月三日葉致願; 同書頁五六至六〇
- (註一〇五) 葉宣言同書頁六四; 願致葉, 同書頁六六
- (註一〇六)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八日葉致願, 同書頁六七
- (註一〇七) 十一月十日葉致布, 同書頁六九
- (註一〇八) 十一月十二日願致葉同書頁八引一部份
- (註一〇九) 十一月十七日願致葉, 同書頁八〇引一部份
- (註一一〇) 同書頁八一
- (註一一一) 同書頁七七
- (註一一二) 同書頁八二
- (註一一三) 同書頁八四
- (註一一四)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願致包信,
- (註一一五) 致願同書頁九〇
- (註一一六) 致外長, 同書頁九一
- (註一一七) 法外部致布爾布隆訓令, 同書頁九六至
- (註一一八) 同書頁一〇一
- (註一一九) 同書頁一〇三
- (註一二〇) 同書頁一〇三至一〇四
- (註一二一) 布爾布隆致葉, 同書頁一〇六至一〇七
- (註一二二)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五葉致布爾布隆, 同書頁一〇七
- (註一二三) 三月二十五日布爾布隆信, 同書頁一〇七
- (註一二四) 布爾布隆致外長同書頁一〇三
- (註一二五) 協辦諭旨錄同書頁一〇三
- (註一二六) 布爾布隆致葉, 同書頁一〇三至一〇四
- (註一二七) 布爾布隆致葉, 同書頁一〇三至一〇四
- (註一二八) 葉致布爾布隆, 同書頁一〇四至一〇五

布爾布隆返華月餘，交涉毫無進展，日漸覺悟廣州之戰爭，實不可放棄。一八五七年四月九日致書法外長云：「在一切之先，應結束（廣州）戰爭，並讓廣東人（註一二五）」。此外布氏且預料將接獲巴黎方面之訓令，准其放棄對廣州中英衝突所保持之中立。前此包令曾至澳門與法美兩公使會談時局，布爾布隆且已準備致葉名探一較具恐嚇性之函件。包令在澳門與法美兩公使會談時局，證明三人意見業已一致，一八五七年七月二日彼等同意之備忘錄中，有將向中國當局提出之要求三項如下：

- (甲) 賠償損失。
 - (乙) 擴大外國人民在廣州居住及經商之地區，俾外國人民在廣州獲得較適宜而安全之地位。
 - (丙) 與廣州城內當局自由接觸，並准許外人進城。（註一二六）
- 在此新行動線上，布爾布隆於一八五七年四月四日，致葉名探一類似其極美頌之通牒，略謂葉名探前此之答覆，並未尊重其事，要求葉名探立即將中國之要求委明中國皇帝讀照抄一份寄布爾布隆，以證明彼已照辦，此外布爾布隆則將採取行動云於十五日內滿足法國此初步之要求倘過十五日之期限，布爾布隆則將採取行動云（註一二七）。
- 布爾布隆謂葉名探之答覆未能尊重其事，此於葉名探實不可解；涉神父案，因廣州與西林縣路途遙遠，調查自費時日，豈能於未獲詳細調查之光緒兩奏前朝廷？皇帝亦不能於案情全部查明前，率爾作任何決定。於是葉名探於四月十一日復布爾布隆云：

「此應由（廣西省政府），逐點皆加以研究，以明該教士如何死亡，然後正式將事實之一切情態通告本欽差，本欽差始得依照可靠之情報，奏明朝廷。請求聖旨。

至於（合兩所言之）「要求」，按（中法黃埔）條約關於「貴國人民在五口宣傳基督教之規定，並無明文，是關於該段，貴使之所云，似未與條約相符合；但此非謂余對閣下之要求，不願有所讓步也。簡言之，廣西省將涉不應道教士案件情報正式通知到達時，余必盡所能奏用。皇帝陛下，聽候聖裁」（註一二八）。

從營業稅問題談北平市財政

李 樺 青

由於物價之波動，由於公教人員薪俸之調整，市府之開支因而鉅增。加以稅收之滯阻，不但市政之建設陷於半停頓狀態，即公教人員之薪俸，亦感不能隨時按調整發給而傷腦筋。

在動員戰亂，經濟不安的狀態下，無論中央與地方，均感覺財政的拮据，不獨對於公教人員不能不力求其生活之安定，為國家，為民族，亦不能有絲毫的忽略。那麼當局對於財政有如何詳密的檢討與整頓的計劃呢？對於中央政府的財政姑置不論，現在僅就北平市營業稅所發生的問題，所遭遇到的困難情形，對於北平市的財政略加探討。

北平市財政之收入，約有營業稅，屠宰稅，田賦，房租，筵席捐，娛樂捐……等等，其中營業稅係由三十六年一月始由中央劃為地方稅收，市府財政局接受後，採用簡化稽徵辦法，由各業公會代徵代繳，結果因為一者不合中央規定，二者弊點甚多，市財政之損失太大。於是市府決議，自三十七年起廢除簡化稽徵，由財政局直接徵收。問題即由此改變而發生。迄今未得解決。

所發生的問題及困難情形是甚麼呢？
第一：最難解決的問題是市商會各業公會不同意直接稽徵辦法，堅持由公會代徵，我們要研究此問題，首要明瞭簡化稽徵的辦法和情形。在簡化稽徵期間，是按照政府核算中所規定的營業稅額，（三十六年度營業稅，係根據三十五年直接稅局查定之營業收入額，加三倍以百分之五稅率課徵，全年共定為九十六億。）按季均分，由各業公會代收，彙齊後交市庫。

現在改由財政局直接徵收，商會各業公會方面，以為如此辦法，商民感覺苛擾不便，請求仍由公會代徵代繳。因財局未准所請，於是公會方面正式通知各業商戶，對於財政局方面之各種調查定稅等課徵手續，完全不許接受，必須交由公會代徵代繳，以致僵持。

財政局為何必定要直接徵收？公會方面又為何不顧中央的規定，必要代徵代繳？恐怕其中要有微妙的利害關係存在。據筆者個人所知，加以推論。

財政局所以堅持要直接徵收的原因，一個是應當服從中央的規定，再則係見於三十六年公會代徵期間所發生之弊病，與市財政所受到之重大損失，因為若依照中央稅法規定直接徵收，則稅收之多寡依各商戶營業收入額而增減，（營業稅法規定，按營業收入額或收益額課稅。）營業收入額是隨物價之上升等比的增加，於是稅收亦相同的增加，據此推論，三十六年物價一月份與十二月相差約為三十倍，則營業稅之收入亦當相差三十倍，而事實三十六年營業稅由公會代征，固定為九十六億，絲毫未曾增加，是市府財政之收入，無形損失若干億，然開支方面，因公教人員

薪俸逐次的調整却不能不增加，只有樽節非建設的經費，以求挹注，是市府方面親嘗到由財政收入損失所發生的拮据，困難，不得不堅持直接徵收。

公會方面之所以堅持由公會代征，據所知惟一的理由是便利商民，究竟商民有何種便利？我們不是商民，很難身領體會，想據不是因為公會代征，商民便可少走道路，因為由公會代徵，也不少由商民送交公會，與直接徵收送交徵收機關的勞逸相同，可能的是由各業公會代征代繳，商民可能延交稅款而不受罰鍰的處分，（營業稅法規定，征收機關送達繳款通知後，逾十日之限者，處以應繳稅額二成之罰鍰，逾限二十日者，處以四成之罰鍰，逾限一月者處以六成之罰鍰，並得轉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營業。）再則由公會代征代繳，主管征收機關不能隨時查定營業收入額，因之商民營業收入益增加而可得免多納稅款，在公會方面，代征代繳不能不說是為市府盡義務，因人力關係亦不能隨時收繳，勢必彙齊或收到相當數目再行繳納，但各商戶因無罰鍰之虞，交納有先後相差一二月之久者，在此期間各商戶先繳之稅款，雖不敢說公會用之生息，但至少可能暫時挪用，據此財政局與各業公會維持不決之關鍵，不難知其所在。

第二：改變稽徵方法遭遇的困難情形，是稅額如何查定，營業稅法規定各商戶應每月申報其營業收入額，每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由征收機關查定，果循法而行，則一者現有人力不足用，二者調查難且商民感覺騷擾不便，於是本年度營業稅之征收，由市府酌酌實情及預算規定按照三十六年營業收入額增加九倍，按中央規定之稅率百分之三課征，換句話說，就是按照去年稅額，增加十八倍，其營業稅額或特佳者，再另行查定，這種規定既未能實際依財政部稅法之規定，即對於公平負擔方面亦不無缺憾，因為物價的波動與營業技術的良否，營業狀況已有顯著的變更，營業結果不良者，固可請求另行查定，而營業特佳者，實難予以發現，結果距商之負擔反而減輕，故稅如此確定，即無各方之責難，終非整頓稅收之澈底方案。

營業稅稽徵方法之改變，發生了上述情形，究竟直接征收對於市財政之收入如何呢？我們拿一個很小的事實來作一推論，某一業攤商從三十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共計營業收入額為十四億餘元，按百分之十五課稅，應得稅額二千一百餘萬元，攤商為資本最小之商人，門市商絕不會較攤商的收入額為小，最低門市商的平均收入額也可能與此相等，如果不折不扣的實行營業稅法課稅，則北平商戶共計二萬五千餘戶，每戶每季平均以七百萬元計，則每季可得稅收一千七百餘億，（這是以百分之五舊率計算，）若再以新率百分之三課稅，則營業稅每季即可收入三千五百餘億，因為估計錯誤或因商戶製造假帳減少收入額的關係，我們再減去三分之一，則每季仍可有一千餘億元之稅收。



「三查運動」內幕

資料室

共匪的「三查運動」，在排除異己的手法上，可謂已發揮得淋漓盡致了，特別是在思想方面其管制的嚴格和徹底，尤令人嘆為觀止。依照共匪自己的宣傳，名曰「打通幹部思想」但結果共匪幹部的思想却因此日趨僵化和退化，在「解放區」裏，一個人常因一種莫須有的罪名而遭禁錮或格殺，連自由地思想也被認為犯法，因為他們正在竭力消滅個性。近幾年來，共匪為了清除黨內的動搖消沉以及嚴重的反戰傾向，曾一再透過所謂「坦白」「鑑定」「清算」等方式，來切實將其幹部的思想鑄成一種典型，以便利他們首腦的掌握，可是施行嚴厲統治的結果，非但沒有統一幹部的思想和意識，反使人人自危，陷入極端恐怖氣氛中，造成更多不安的心理現象，然而共匪的政策並不因此稍事放寬，反而變本加厲不顧一切的蠻幹到底，於是匪區裏繼行一時的「整風運動」以後，又推了所謂「三查運動」，即是查思想，查階級，查立場的一胎三子玩意，性質上「三查運動」並無顯著的區別，方式也是承繼過去整風時代的那一套技術，套用一句共匪的習慣用語來說，便是「舊陰謀新花樣」，正由於花樣是新的，所以開頭執行起來就愈加嚴格，愈加毒辣。犧牲於這種政策下的共匪黨員誠不知凡幾，甚至黨內的老幹部常因私人意見的相左，在上述藉口下遭受無情的清算。

三查運動的推行，就其手段的狠毒而言，與其說是共匪決心貫徹其黨的政策，無寧視為共匪內部已經醞釀重大不安情勢，共匪對於幹部向心力的喪失，更由此獲致一有力的證據。

據一位曾經遭受共匪嚴厲清算而倖免於難的共匪華中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的報告，謂：「共黨因利用抗戰的機會大量擴充黨的實力，黨員成份極為混雜，且大多數以卑劣的手段攫取了幹部中的領導地位，有的乘機發了洋財，掌握了地方政權，共黨當局認為各級黨部中有很多是特務或地主的代理人，因此需要認真徹底的進行一次查階級，來鞏固黨的地位和「解放區」，故而提出「重新站隊」的

口號，實際上就是等於大清洗，其具體辦法是——

①徹底清洗被鬥戶或被鬥對象，其在抗戰初期參加共黨的幹部，平素表現對黨忠實，雖然家庭被鬥，而本人毫無怨言或表現者，決定加強其教育來爭取他，設如表現不好，或對「土地改革」不滿者，則押交地方羣衆大會（共匪導演的傀儡把戲）處理，輕則坐牢，重則送命。無罪開釋是絕無僅有的。在日本投降以後，或被鬥以後參加工作以及為了逃避被鬥而參加工作者，無須通過羣衆大會，一律加以「清洗」，集體葬埋的慘劇遂時有所聞，鄂東黃安境內有座萬人坑，便是共匪傑作，在羣衆面前的隆重獻演，一日中有千人被投入土中窒息而死，至於被鬥戶的子弟，生路一概被絕，不僅公營商店與學校不准收容，其求生的出路也被剝奪淨盡。

②由於查階級而連帶的做到查思想和查立場，即是用審查和鑑定的方式，對幹部進行一次嚴格的考核，從每一幹部參加黨的動機和歷來工作，思想，意識的表現澈頭澈尾的作一詳細而嚴厲的審查，並且要幹部公開表明態度，對黨無條件的「坦白」，否則就清洗不加寬貸，因此有許多幹部家庭被鬥甚至親屬被殺害，也不敢輕易發一聲怨言，茲舉一例以為佐證，共匪第十縱隊（現在英山附近）三十旅司令部作戰科長徐濂生，係河北寧晉縣大召村人，其父被打死，家產被鬥光，他聽到這個消息心裏自然很苦悶，彼時上級斥他不堅決，聲稱受黨培養這麼多年，竟因一己之私發生動搖，於是叫他反省悔過，否則執行處分，徐在這種欲哭不得的處境中，只得俯首認錯，宣佈「無條件投降」。又冀南第八專署的民政科長石大洲，是番強石莊人，他的遭遇最慘，不僅家產被鬥光，父母慘遭殺害，甚至他本人也連累被鬥，即所謂「留黨察看」，他的下場如此，是因為他的家屬在被鬥時找他設法，不料竟給他招來災禍。

看了上面的報告，我們便可以洞悉目前共匪人員處境的惡劣，而共匪宣傳「解放區」羣衆自覺的「革命」，至

現在市府的開支，每月約八百萬元，每季約為二千五百萬元，由中央補助三分之一，則有千億之收入，即可敷開支，如果再對其他稅收，加以整頓，約計每季尚有可觀的收入，又何患市政無法建設？又有何有財政拮据之慮？

於此我們對於營業稅問題，不難迎刃而解。

一、在公會方面，要求代征代繳，沒有可根據的學理，因為公會為一社團法人，而非政府行政機關，它可以代表它們的會員提出建議，它可以為它們的會員謀法律上的便利，但是不能違反政府的法令，不能干涉政府的行政，由公會代征稅款，則是財政機關的行政即遭到侵犯，並且營業稅由公會代征，任何稅收皆可交與公會，財政機關即可以公會來代替，據此推理，則各公會通知商戶不接受財政局課稅，不但符合民主政治作風，反而影響到市政的推行，減弱動員戡亂之目的。

並且由公會代征，是否仍循卅六年之成例，若然則營業收入額之增減者，稅額亦難依之調整，不但此也，卅六年營業稅法規定營業收入額不及百五十萬元者免稅，而去年稅款尚有千萬元者，此種商戶是否應予免稅？故由公會代征，不但不能符合中央體恤小商人之規定，實不免失去公平之原則，遭受維護商之詬議。

以便利商民而言，憲政已經實行，商民亦需養成民主政治之商民，換言之，就是守法令，盡義務，既深深切切領略一切的行政，又要顧念到公平與全民的幸福，公會負責人本由會員選出，當能領導走向美好的民主政治，不能維護它們滯延交款等私利情形，遺誤稅收影響全市民的幸福。

由此公會應當注意到徵收機關課稅是

此亦不攻自破，記者這次旅行華中各級靖區會在部隊中看到各種表格最多，其中以幹部鑑定書及屬於坦白運動的各種表格最多，前者是上級對幹部從事考核填用的，後者則由幹部作自我告白。

當我檢閱這些文件時，發現今天的共匪人員，已在暴虐手段的壓制下，變成萎縮毫無作為可憐狀態，人類反抗的意識完全消滅殆盡，當其被迫「坦白」時，只好迎合上級人員的意見從事「自我告發」，有的在「坦白」表上填寫着想家或希圖休息的內心願望，有的直公開對「黨」表示不滿，四○八連（所屬縱隊不詳）的士兵李金桐便坦率說他隨時準備開小差，發給他的棉襖一直是裹在身上，以防離開部隊時不致遭受凍餒，另一個女的招出她曾經和部隊長打過幾回「游擊」，並在性愛方面發表了一篇大道理。坦白書上最厲害的一項，便是令幹部互相檢舉，叫他們說出週近的「同志」那一個有「國特」的嫌疑和混充無產階級的人，並且要列舉具體的證據，這一欄如任其空白，即被認為不「坦白」，但「坦白」而無具體證據，又蒙上誣攀的罪名。於是幹部中即以此互相報復私怨，搞到每一個「同志」都是自己的仇人，而自己又或為所有「同志」的仇人，因唯恐造成這種互相攻擊互相敵視的空氣，才便利共匪由上而下的掌握，才不致發生聚眾反抗或變變的情事，共匪統治幹部的陰謀可謂陰險已極，而其黨員的遭受愚弄完全自取滅亡的可憐相也確實情有可憫！

最近共匪雖聲稱幹部的思想漸次打通了，或某某「同志」的思想已經「大轉變」，或某某「同志」下決心轉變自己，但事實上共匪內部不穩的現象却在日益加深，隨着共匪的政績愈形尖銳化。據共匪中央秘密文件（僅在高級幹部中傳閱）所揭示，認為他們的幹部中有很多自甘落後，腐化墮落，破壞紀律的份子，該項文件並列舉事例說明幹部情緒不穩的病態，如：①情緒忽高忽低，工作不安心，開小差怕制裁又不願繼續幹下去，終日鬼混，動搖不定。②驕傲自大，賣老資格，專門找新幹部的岔子，對上級「同志」不服從。③出操時間長一點就發牢騷，上課時又說「什麼這階級那階級吃不飽肚子拿空話來填」又說「見槍子打死人，沒見筆尖戳死人，學習有用」。④對上級信心減低，特別不愛聽黨委的指示，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黨委來講話」。⑤請假不准就說：「排長請假包你准，小兵一請假就有敵情」。⑥把小組討論會叫做「小組討厭會」等等。

又一秘密文件中曾指出共匪部隊逃亡率日益增加的嚴重性，據說「解放軍」的實力已因此大為削弱，因而不能達成對「頑軍」總反攻的任務，據其中分析逃亡一般的原

因：首先是幹部管理上存在着軍閥主義主觀主義的毛病，如：①對戰士不作耐心的說服教育，使其悔過向善，而是吹毛毆腿聲色俱厲，批評打擊諷刺挖苦，不顧戰士的面子動不動就大罵一頓，說什麼「你有革命，無你也革命」。使被批評者悲觀失望而走上動搖逃跑的路子。②對戰士的困難不去調查研究，對戰士的糾紛不實地考查妥善處理，採取「有理十七無理十八」的不負責任的態度，或者自以為是，主觀臆造「就是你的問題多」亂批評一頓，結果使得被批評者感到「不公」，問題愈演愈烈，戰士有病不分真假，都說是「裝病」，有事請假，不問請假理由，假期長短，事情緩急，一概搖頭拒絕，既不問情由，也不作說服工作，以致造成「自准自」「你不准我准」的逃亡現象。

③領導上不能照顧全局，雖然強調愛護「同志」是對的，但忽略了對老戰士的照顧，就使得老戰士不滿，其次是家庭困難不予適時解決，影響戰士的情緒，尤其地方部隊經常在本鄉本土活動，家庭困難隨時會給戰士以刺激。其次是婚姻問題的影響，由於戰士的政治覺悟程度不夠，地方擁軍優抗良心檢討還不够徹底，因之部隊因婚姻問題而引起逃亡者也不在少數，例如：①有被「特務」利用女性引誘而逃亡者；②有請假回家在地方上耕上一個女人就不願在部隊裏幹的；③有請假結婚，婚後就不願回部隊的，所謂「娶個媳子瞎巴個兵」。④戰士對部隊戰時婚姻制度不了解，而着急說：「團幹部才准結婚，咱啥時候能熬到團級呢」，因而積極設法搞老婆，動搖了「革命」決心。

再其次是情況緊張，戰鬥頻繁環境突然變化，或者戰鬥失利傷亡過大，而再沒有很好的動員解釋工作，都會引起部隊情緒的不穩。又如地方武裝升級收編，接受新任務，轉移地區脫離地方，沒有進行動員解釋，戰士懷疑恐懼引起逃亡也是常見的現象。

以上所引均是共匪重要的文件，自然絕對可靠，然而這種危險不過是共匪內部危機比較主要的一部份，共匪目前所面臨的垮台趨勢，絕不是這幾點小問題所能概括的，但是「從一粒沙裏看世界」，我們舉一反三，從這幾個小地方，也就不難窺見共匪接近瓦解的徵候了。而共匪所推行的「三查運動」，亦可視為崩潰前夕的一種垂死的掙扎。

最近共匪所訂的政治工作新方法，竭力加增對於幹部思想和行動的管制，也無非是亡羊補牢的馬後砲而已，其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當然，迷信暴力奪取政權的毛逆澤東，他是不会相信這個結論的。

否公允，是否合法，是否征收人員有非法的騷擾商民，不應斤斤於代征之優待。

二 在市府方面，市府既為地方政府，既為國家機構，就應當切實奉行中央法令，尤其在動員戰亂，憲政實行的初期，不但要剿匪安民，並且要一掃過去委屈求全態度，對於一切惡劣不合理現象加以改正，領導民衆走向良好的民主政治。

營業稅稽征方法改變的得失，及合理與否既如上述，就是不能增裕市庫，裨益建設，即站在公平負擔與節制資本的主義下，也必須打破僵局，維護政府的立場。

這裡所要提出的，是我們認為應當切實的遵從中央法令，課征營業稅根據營業收入額，於調查方面必感到現有人員之不足，很難作到，不過財政之良窳是整個市政良窳之先決條件，現在增加稅務人員，在裁員尾聲及經費困難下很難實現，但是市府的組織與人事不是固定不變的，可以抽調他局人員，隨時協助整頓這無法進行的財政。

其次征收機關應當切實的注意於征收人員的品行，過去征收人員的評語，不但喪失政府的威信，兼且稅收會流入個人私囊。

結論，嚴肅建國，既要減輕中央負擔，又要推進地方建設，實施憲政，既要節制資本求全民之福利，又要領導民衆，建立民主政治之基礎。果真「現在的政府已失去了革命精神，變成維護某一部分利益的機構。」則永難挽回危機，與負起嚴肅建國的責任，在這共匪處心積慮，顛覆政府的對比下，願就營業稅問題觀察市府的革命精神，同時我們也希望公會方面能捐棄成見，為大處着想，共克時艱，建立良好民主制度。

其大處着想，共克時艱，建立良好民主制度。

學科粹納與子飽餓肉人

形 彰

但澤市到都波特的大路上，有一個納粹德國建立的一個衛生研究所，它是由德國最大的托拉斯大德顏料公司的許多化學家，與醫師們從事於研究的工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方酣的時候，他們利用了集中營裏的戰犯，與俘虜，而發明了幾種新日用品，那便是肥皂，書皮，及燈罩等東西，他們將犯人們砍下頭來，將屍體放入大型壓力鍋內蒸熟，再將人體內脂肪提出，用以製成肥皂，然後將人的皮膚，加以鞣製後，乃作成各式各樣書皮，及燈罩之類，此外他們還有幾個試驗室，在那幾個試驗室中，他們以許多活人作出許多慘無人道的試驗，像子宮手術，去勢、打胎、X光避孕，以及注射過濾過毒後再用未會試用過的新藥試行治療等等試驗，他們研究的對象，都是納粹集中營中許多戰犯，俘虜，及被認為思想上有問題的德國無辜的百姓，又如大德顏料公司一個叫施拉德的博士，他曾發明了一種叫「Jahn」的疥毒氣，效力很大，防護面具對於這種毒氣，是絲毫沒有防禦的效用的，最初，他們用猴子來作試驗，效力很好，但是他們還不認滿意，認為必須用活人來作澈底的研究，於是乃自奧斯史維茲及梅敦納克集中營裏，提出成千的犯人來作實驗品，結果都活活的被毒死了，據說在一九四五年初，曾有人勸希特勒使用這種毒氣，但是因為德國的軍事家恐怕聯合國以同樣方法報復，乃未敢使用。

綜觀上面這種事情，可知納粹德國的殘酷，與暴戾，似乎我國古時開黑店害死人，將人肉剝成泥，作成肉餛飩子出賣之事不能專美於前矣，今日許多會製造殺人武器的德國科學家，一部已就逮（另一部為蘇聯運去），就審於國際戰犯法庭上，不過現在世界上，正在醞釀着另一個全面的戰爭，這許多殺人的科學家，是否被處以極刑，抑或仍被利用，使他們仍安妥適的從事於殺人法的研究，我們尚難逆料，不過說起這許多事來，終有使人感覺到人類步步走向於自滅之途之感！

x
x
x
x
x
x
x



！吧去吃餅燒個買，了哭別

竟會爲了爭充他們自己的同一個肚皮，而殘殺得頭破血流，又是請見美語公稍慢一些，因爲它不過僅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一個小畜牲而已，當今之世上，正不知有多少個國家，也正在轟轟烈烈的演着兩頭相咬，自相殘殺的好戲像印尼、中國、希臘、意、法諸國，還不是也像無知識的龜子一樣的打得頭破血流嗎？就其中我們大中華又是打得最凶，咬得最烈的個中魁楚，這些個自相殘殺的現象，還不是也和這個無知無識的雙頭龜兒子相似嗎？所不同者，僅是他們的動機不同而已，內戰——爭權奪勢——的動機，不如龜兒子的自相咬噬的動機來得單純，來得坦白些，因爲龜兒子的兩頭相爭一塊肉，一條蟲，只是愚蠢的，天真的欲填實它自己的肚皮而已，而各個國家的內戰，却是由於許多野心的政治家們個人爲了一己的貪慾，一己的利害而發動的，他們所要求的，乃是使本身的一切超乎他人所享受的慾念，他們想讓別人成爲他

這個消息傳來，我們一定會失笑，笑這個愚蠢的龜兒子，既生得一付古怪像，又復可憐。兩頭，蓋也認其親近的頭左右相傾，意似「必使其身體分之爲二」，並且有時當一個腦殼困睡時，而另外一個腦殼却偏偏精神振奮，這龜兒子的兩顆頭，半年以來彼此却更趨積極的仇視，似已達到極端分裂之地步，絲毫沒有合作之可能。

自相困擾難以合作的雙頭龜

據報載美國 Beaufort N. C. 地方，近發現由一正常的烏龜蛋中，誕生了一個異常形的龜兒子，四足一體，菱花甲背，與普通的水龜無異，但是生有雙頭，却没有尾巴，美國人特地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超金鋼鑽，這個超金鋼鑽的兩個腦殼上都有—隻眼睛，兩個鼻孔，一個嘴巴，它常常爲了爭吃一條蟲，爭吃一塊肉，以充實兩個頭僅有的一個腸胃，而怒目相視，甚至咬打得頭破血流，還有時，兩個腦殼，悻悻然分道欲離，前面左右的兩頭，蓋也認其親近的頭左右相傾，意似「必使其身體分之爲二」，並且有時當一個腦殼困睡時，而另外一個腦殼却偏偏精神振奮，這龜兒子的兩顆頭，半年以來彼此却更趨積極的仇視，似已達到極端分裂之地步，絲毫沒有合作之可能。



青島拾掇

海 燕

飛機上俯視地面湛藍發光的海，和環繞海邊閃爍在樹叢中的紅瓦，心裡感到無限的暢亮和喜悅；彷彿一下由酷冬的瑟縮中解放到春光明媚的明媚裡。的確，住久了沈寂的古城，在蔚淡平靜的氣氛中，倍易引起對海邊故鄉的嚮念。這活潑秀麗的海島，曾經引起多少人的嚮往和贊美。如今，我又回來了，懷着孩子般異樣的興奮和歡躍歸來了，我要看這兒時熟悉的故土成長得如何了，胖了瘦了？蒼老了還是更年輕些？但是在數日短暫的盤桓中，我已嗅出了異樣的感觉，這感覺使我最初的熱烈逐漸冷下去！使興奮變成了悲哀，親切變作生疏，總之，我完全意外的失望了。以前所贊美的，現在要咀咒了。昔日留戀的，現在要鄙棄了，青島已絕非往日想像中的青島了。

爲了自然風景之優美，基礎的優越（德國佔領膠洲灣時所鑿立下的根基）青島向以潔淨清秀吸引了人們的憧憬，所謂「綠樹紅瓦，碧海青山」是多麼動人神思的風景和色彩，而峯巒中依山勢建築的西式樓房，高低參差的嵌在濃密的綠叢中，以及永遠像水洗過的發光的柏油路，和路旁成列的法國梧桐或洋槐，又是如何吸引了遊者的脚和離去人的懷念，至於海上景色的變幻，絢麗的色彩，當然是更不消說了。可是現在因爲經費的缺乏政府無暇顧及修整市面，以及難民的充塞，生活的恐慌，所以，除了僅有的幾條馬路外，普遍的佈滿了骯髒和破爛，舊有的往往因疏於修整而破舊了損壞了，新添的却是日益加深的污穢和紊亂。市內唯一的第三公園和從前日人居住的幾條馬路以及西陵西鎮東鎮一帶，間無隙地的擠滿了由山東附近逃上來的難民群，他們被窮困煎熬着，飢寒襲擊着，扶老携幼徘徊在這大都市的各個角落裡，當然顧不到粉飾昇平，所以這些地方很自然的污穢貯積，糞便滿

街，人與垃圾混在一個漩渦裡，於是成群的難民病倒下來，患着很厲害的傳染病！至於有些不甘凍飢的婦孺老殘之輩，則三五一羣的散落在熱鬧街市上，除哀告叩頭哭泣外，並以各種祈花樣，博取路人的同情，以乞取微少的施捨，如冬日僅着襤褸單衣，暗樹皮，佯死，裝瘋，以刀擊胸等，比比皆是。當局雖欲維護風化整頓治安，可是因爲收容所內收容不下這日益增多的難民，又苦無力救濟，所以也只有視若罔聞了。一般壯年的，則拉人力車做苦工等以勞力換取微少的報酬，然而，青島的交通工具由人力車而易爲馬車或野雞汽車，來往於固定的路線，既速且廉，人力車的生計自然清淡下來，一日所得大多不足一飽，因此，在一般生活窘困之下，搶案迭起，或因之而被傷損命者，時有所聞。日行街上，常見成群難民，或數百，或數十，聚集圍家門首，賴久不散，則必係此商家同鄉之難民，前來求助，經過幾度的交涉後，若米店則出米分配，麵舖出麵，布店出布，其他則出錢出麵不等，必候難民滿意後方始了結，否則，若置之不理，或嚴詞拒絕，則其難民呼嘯而至，盤踞吃喝，粉飾搗毀，必待本主請罪賠償，答覆圓滿後始歸，其損失更無以計。這種情勢，形似搶劫，但是一般難民也實是窮途末路迫不得已，就業無門，告貸無處，涉險而艱，由解放區跋涉到政府的羽翼下，而政府又無力收容他們，一家數口，嗷嗷待哺，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也只有挺而走險，或者放棄了羞恥和尊嚴，而想出無奈何乞願的方法，當局也明知這些情形，可是因爲自己的無力，也只好以睜眼和不聞問的態度，讓難民和其本鄉的稍有資產的商民，自相遷旋了。

在工商業方面，青島因爲水陸交通的便利，自然條件的優越，所以形成了工商業的發達，市外煙囪林

們的征服者，想統治別人，想佔有別人的一切，所以我們盡管打得兇狠，其動機却較龜兒子的兩個頭來得卑鄙，可恥，更何況又有許多無辜的人民，作了他們爭權奪勢的犧牲品呢？故此其望自相殘殺的朋友們，趕快懸崖勒馬，拋棄一己的慾念，放生水深火熱中的無辜的人民，庶幾乎贖罪於過去，否則豈不是不如雙頭的龜兒子來得天真可愛嗎？自相殘殺的朋友們，趕快猛醒吧！

李萬春·潘毓桂不寬

據報載：潘逆毓桂前經首都高院判處無期徒刑，潘逆不服，申請覆判，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於三月十八日經首都高院宣判，改處死刑，這項消息，是南京的專電，想是不致於有錯誤的。筆者對於法律是地道的門外漢，對於潘逆條例更是一竅不通，也許潘逆的罪行是真的到了萬惡滔天，只有加重，毫無減輕之地步，實際情形是否真如此，我們不敢斷言，不過鑑於過去的「每個漢奸申請覆判後，十分之九都是減刑，就是不減刑，也絕不會有再加重處刑的」這些個例子，所以當這項消息傳來後，不免令人起一種「中國的法律是怎麼搞的？」之感。

看看過去的漢奸如張仲直者流，也不過才判了個無期徒刑，又如苦茶齋主周作人，於證請覆判後，又減了三四年的徒刑，另外又有一批漢奸，當初在日偽的時候，也曾仗仗人家的勢力，作出了不算少的滿心昧己，出賣祖國的事，但是被捕後，却也沒有判了多麼大的罪，也只不過三五年徒刑，點點卯卯而已，後再藉口有病，保外就醫，也就沒有他什麼事了，這也算完結了一件公案，又如偽中華民國演藝使節團團長，恰奸馬連良，當動在初辦他這一案之時，也是雷聲不小，雨點不大，大有非把馬連良抓進監來，坐上他十年八年牢獄不可之勢，一般老百姓，也都伸長了脖子，瞪圓了眼睛在聽着誰知馬連良的漢奸案子，却在「保外就醫」，「隨傳隨到」，「保證金五百萬元」等等之下而沉寂了下來，後來雖然又稍有震動，但是隨着警聲所來的，却是一「證據不足，無罪開釋」，因了這件案子，所以才使另外的一個恰奸李萬春，氣得喉嚨大哭。因爲李恰深知自己的罪行，遠較馬連良小的多，（一般人也是這樣感覺）。由於上面簡簡的幾個小例子看，已經使人對咱們大中華的法律打一個問號了，再由最近潘逆毓桂覆判處死刑一例看來，更使人們如墜入五雷陣中，有人說中國的法律的「有條有理，無法無天」，有金條就有理，沒有法幣就沒有天理良心。由上面這幾件事看來，也許中國的法律和這個原則相近，那麼，則李萬春，和潘毓桂他們都不寬！誰讓他們不肯花金條和法幣買理由呢？咎由自取，別人誰又同情他們呢？

對聯罩貪污案

公孫璞

時代傑作

記得前年曾有人為當時中國情形作了一幅對聯：

「物價漲漲漲漲，落落漲漲，落落漲；

內戰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打打談！」

這幅對聯作的妙滑精，也够寫實，在當時的確是這種情形，物價漲落不定，內戰頻談頻打，人們覺得日子沒法過了，生活已到最艱苦的時候了，於是才有天才者產生出這幅傑作來。

到如今已過一年多，物價變的光漲不落了，內戰光打不談了，日子越發沒法過，比最艱苦還艱苦了，這幅傑作也因之失去效用。於是我乃靈機一動，將此副時代的對聯刪改了一下，但刪來刪去總是不能押韻，結果成了這樣一幅對聯：

「物價漲漲漲漲，漲漲漲漲，漲漲漲；

內戰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這幅對聯雖已非常不合平仄，却一字也不能再改，因為改一字便不合於時事了。

口罩與民主政治

說起口罩來，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去年冬天，有個朋友病了，肺病，並且已達三期，病勢相當嚴重。有一天我到中央醫院去看他，當我和他談話時，進來一位老太太——他的舅媽——帶着一個小孩，也來驗病。兩人都帶着口罩，我看了不覺高興起來，心裡想：「中國的衛生的確進步多了，連老太太也知道預防傳染了。」但出乎意外的是老太太進門之後即將口罩摘下，並且命令小孩：「傻孩子！進屋還不把那摘下來！」於是小孩也很羞慚的將口罩摘下。當時我真妙明其妙了。後來，才洞悉中國一般人帶口罩與別國不同，中國人帶口罩並不為防病，而是為防冷，和外國人穿大衣一樣，所以進屋要摘去，如果是看病人更要摘去，不摘便顯着不親熱，不禮貌。嗚呼！恐怕連口罩自己也沒想到，來到中國他會改變了本來的效用！

不惟此也，很多東西到中國之後，往往要改變它原來的功效，譬如鴉片，本來是治病的良藥，誰知今日已成了使人上癮的毒品，

好人反對，國家禁止；再如民主政治，本是良好的制度，而今却成了割據勢力極權主義者的招牌，護身符，講來講去，使人民對這兩個良好的字也感覺腦袋痛，而視為畏途，一提到民主便想到鬥爭清算，把民主看成了「民死」，因而使我國的民主政治越法渺茫起來了。

嗚呼！中國人實在利害，不惟能同化「泊來人」，且能同化「泊來品」，真不虧為偉大的民族！

貪污實驗

我最討厭談貪污，因為談起來令人傷心，促成中國政治腐敗的最大原因，當推「貪污」，貪污太多了，幾乎佈滿每一個角落。去年年底，我想統計一下報紙上的貪污案，結果我棄筆了，的確太多了，多到無法統計。

最近我遇到一件很難過的事——有好幾個大學的團體發現貪污現象，其實，學生辦伙食，並非奇事，獨這次使我難過的是這位學生會經貼壁報痛罵過貪官污吏。也會罵過別的同學「私動公款」。記得有一次，一位同學偷竊了飯團的剩餘物資（有煤、面、劈柴），他曾寫過一張大佈告，痛罵了一頓貪污，並且感憤的說：「國家若都是這種分子的話，永遠沒有希望！」我看了不禁贊嘆之曰：「若讓這個同學辦伙食，絕對沒這些貪污事！」誰想到這次他也貪污起來。於是我乃起了一種懷疑，我不敢相信任何人是清廉的了，甚或對自己也懷疑起來：「別看我現在又屬貪污，我以後也未必不貪污！」這問題太嚴重了，這怎麼了得？反貪污者在學校為同學辦福利事尚且貪污，那不反貪污者在社會為路人辦事豈有不貪之理！同時我對這類反貪污者打了個大問號！我很難相信他在學校內貪污，將來到社會上能不貪污！也許我的想法過於誤謬，而這反貪污者視學校為家，在家算不了貪污；也許是他想在未入社會之前，什麼事都要經驗經驗，這次貪污乃是作「貪污實習」或「貪污實驗」，不得而知。我們姑且「希望他是如此」吧！

國家政治不是不想好，也會多少多少少人談論這問題，但談來談去也沒辦法，我想也沒辦法，至少十年內不會根除貪污，因為在這一代青年人心裡已種下貪污的種子。



自然的兒女們

劉沛高

「教育柱石」四個大字又清清楚楚地映到他的眼前，這記憶對他永遠是清晰的，充滿鼓勵，於是他又泛上了自慰的微笑。抬起頭來看一看在沙灘上奮鬥的青年人，這笑又變得那麼和藹親切，雖然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給予他的是一片無限的寂寞，但在他的心裡仍舊學飽了青綠色生命的火焰，這火焰是用來點燃所有和他學習的青年人們的，而實際上只點燃了他自己，支持了這火焰的便是那四個大字，教育誠然是一件堅苦的工作啊！他總是這樣地安慰自己，這安慰便默默地化成了力量。

窗外一片孩子的嘩笑聲把這老人的眼睛引到窗外去，他又一次看到從自己手裡經營起來的這一大片房舍，一片的田地，這安慰沒有人能從他手裡奪去，這不僅是他的安慰，亦是他的生命，無論如何！在這一片生命上已經跳躍着二百多個已經被人們忘記了的活在人們心裡裡的靈魂，這些小靈魂們還充滿着人類原始的純厚的性格，他們是各各育嬰堂裡領出來的棄嬰，他們是從孤兒所裡領出來的孤兒，他們是從警察看守所裡領出來的小囚犯，這一群被遺棄的，病態的，但是善良的，現在又重新活在這裡了，重新地有生氣地活在這裡了。

「老師！這就是您的希望麼？」沙灘上的青年人俯視地倚在沙灘上，在他的眼睛裏流露出的是失望的悲哀，似乎他已經沒有力量再坐起來，他從對面老人的身上發掘出一種力量，但這力量不足夠命令自己的毅力堅硬起來，

「這又何祇是希望呢！你看吧！這就是生活它自己，從這兒看出去，你還會感到悲哀麼？你還會感到孤獨麼？在山腳下，在溪水的旁邊，在這一大片春天的土地上，你就是自然，自然就眷了你，因為這兒有這麼多頑強的小生命呀，這小生命整天地大聲地告訴我：『我們是自然的兒子。』我也明白地感覺到，誰又不是自然的兒女？誰又不是在名利裏，在忙碌中，在酒綠燈紅，在奢侈淫靡，在貧困潦倒的一生結尾的時候，才真實地認識了自己？真實地認識了生活？又真實地認識了媽媽？

「老人大聲地笑起來了，這瞬間，幾十年的寂寞也飄在笑裏，輕鬆地滾出了窗外，親吻着那群孩子們紅潤的臉。『老師，這些是哲學，不是現實啊！現實生活不是這樣，您說不是麼？一次一次的失敗，我失去了精神和物質，連一點勇氣也沒有，現在我連自己都不相信，您說我拿甚麼給人家？當我上次從您這裡回去之後，至少我還有希望，可是，現在……』

「連希望也沒有了不是？對呀！老人從椅子上站起來，『你剛才說我學的是哲學不是現實，你這活下去好了，你看我已經近六十的人了，是誰給了我這一片田？是誰給了我這一片屋子？這就是現實，你不過受了一點挫折，再來吧，吧！哭和頹喪是沒有用的，不要不要你到我這來幫忙我？』

「倏然地閃起一個希望，但立刻又熄滅了！『老師！我也想，還是讓我跟您在一起休息休息吧？』

「也好！」

老人站在窗邊，但他沒看院子裏的孩子，他彷彿看見一隻巨鷹在他的天空裏飛，它的翅膀遮蓋了太陽，一點點地接近了自己，它的利爪要鉤去他的脖子，鋒利之爪躍上了胸膛，他閉上了眼睛忍受着痛苦，這真實的痛苦苦有力地侵擾着他，他想，這是表示了憎恨，憎恨逼令他閉上眼睛，他便依從了那命令，這是一個錯誤，於是他又睜開，真實的天地因之變了顏色，顏色是混濁的，失去了陽光，他重新感到大的痛苦，但他還是直視着正面的青山，要找尋出青山的本色。這樣的痛苦已經多少大地地困撓了他，但他從不肯聽從人們的勸告，乘乘地閉上眼睛，因為誰也不會了解他的心裏還鬱積着一層沒入了解的寂寞的悲哀，這悲哀已經跟隨了他多少年了，他怕一旦這悲哀突破了別人的心靈而迸出失色的火花，給予他自己，也給多少別人難期的失望。

沙灘上的青年人已經離開了屋子，屋子是空洞地，安靜的空氣給他帶來不寧的威脅。

「找一點事情作，甚麼都會好起來的，」他自語着，走向辦公的桌子，孩子們的歡笑聲已經被清脆的小鈴

搬上山后去了。

拿出一疊教師的進度表，剛掀開，就有人敲門的聲音，一位女先生匆匆地跑進來。

「老師！您別着急，玲玲壞了，怎麼辦？」

「噢！我去！」他使勁按住了心口跟隨了女先生走出自己的辦公室。

「……」盧先生急急地跑。

第六教室門口一堆孩子們靜靜地站着，在他們中間一個小女孩大聲地哭着。她坐在地上讓同學們攙扶了她。

「盧先生，今天有車子進城麼？」

「沒有吧！今天十一！明天一早就會有的！」

孩子們睜開一條道，玲玲看見他蒼老的臉，在她的臉上浮出一個抑止痛苦的笑，無力地叫着：『老師！』

「玲玲！不要緊的，和老師進城去看病，和老師進城去治。」他抱起玲玲，射來好多孩子羨慕的眼光，如果是平常，他們總會撲過來爬上他的膝，或是爬上他的背，拍着扯動他的鬚子，但今天，他們知道老師要抱玲玲進城去看病了，玲玲病了也是該讓老師抱的，可是老師却因為抱起玲玲壓得喘不過氣來。

「老師！我下來！」玲玲掙扎着掙扎地想，但因觸動了環腿，又放聲地哭起來了，在她小小的心理，是不忍于看見老師喘喘的樣子，她還記得盧先生說過老師太老了，老師也有病她不能忍受看這老人的痛苦，再一次大聲地夾雜在哭聲的喊出來：『老師！我要下來！』

老人重又把玲玲平穩地抱了抱，開始走向辦公室去，這對他是一個絕大的享受，讓孩子們得到了幸福，不累，老師抱的動玲玲。

盧先生，孩子們默默地跟隨了他，這是有生命的行列把他們的情緒和力交給了沈默，沈默揮成了強大的鍊鎖，把大家的心同時鎖住，連向周圍偷窺的眼睛都沒有。

「老師！明天一早進城麼？」盧先生問。

「不！現在！」

「現在！那麼遠，又沒有車子？」——盧先生遲疑

「現在！現在！」

「現在！那麼遠，又沒有車子？」——盧先生遲疑

地，雖然她剛到這裡來不久，但老師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三十多里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一個跛了腿的孩子……

『這麼多小隊伍，盧先生，你還怕什麼？叫他們去把拉麵的小車子拉來。』

孩子們不等吩咐，幾個人偷偷地溜走了，他們知道小車子就在草棚底下。車子推來了，老師的褥子折起來鋪在小車裡，又厚厚地鋪上被，把玲玲放在裡面，蓋上被，車子在孩子的拖曳裡安穩地出了大門。老人靜靜地跟在旁邊。夕陽把這列行伍曳出長影，安靜地沿了土路，準備一個三十里長的跋涉。

涼亭到了，年幼的孩子，重又被盧先生帶回學校去。

『玲玲！好了回來！』

『玲玲！我們明天來看你！』

『玲玲！明天送給你禮物！』

『玲玲！明天和我們一齊回來！』

較小的一群直到看不見他們時才和盧先生走了地走進了學校。他們的心並沒有鬆鬆，好多快樂都讓玲玲的病遮住了。

當他們走在城裡的馬路上時，天已經黑透了骨，這一群孩子們在沈默老人的領導下走近了市區的市中心。

病是怎樣地折磨著人？讓這個辛苦的老人忍受著病的痛苦已經很久了，他想起從前醫生們叮囑他說：

『你應休息休息了，你的心臟，你的眼睛，都不允許你再這樣工作下去，你必須立刻離開辦公室，立刻離開孩子群，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養。』為甚麼呢？甚麼東西能把這頑強而善良的老人從辦公桌前，孩子們的身邊拖開呢？他不顧地繼續工作到現在，病痛加重了他思想上的虛弱，現在，在黢黑的路上，巨鷹又飛到他的面前，壓住了他的胸膛，威脅地欲啄去他的眸子。他張惶地去看玲玲，玲玲正睜大著痛苦的眼睛，忍受著沁骨的裂痛。他感到恐慌的戰慄，他怕玲玲也看到那黑色的巨鷹吧也掙掙地用嘴啄著這孩子的靈魂！他使勁地揮動著手，在他老邁的手心正抓緊了一把不知所由的汗。

『怕麼？玲玲！』聲音衝破了沈寂的腳步聲，車輪聲，巨鷹在空氣的突破裡飛去了，這使老人感到些微的舒適，

『不怕，老師！我疼！』

醫院閉上了嘴，也閉上了兩雙白色的眼睛，紅十字便是緊閉的封條。一家過去了，另一家也如此。

『老師！我們怎麼辦？』一個孩子問，玲玲突然地哭起來，她的哭聲讓孩子們不敢再說第二句話，等著老師去安慰她。

老師沒有，老師鎮定地答覆那問話的孩子：『我們不回去的，我們敲開醫院的大門！』

『老師！』玲玲出聲地喊起來。她沒有甚麼欲求，老師還給她一個和藹的微笑。

『好！我們敲門！』幾乎是孩子們的同聲，這聲音帶給了老人無限的勇氣，他再一次地看見了感情的洪流。

醫院門終於開了，幾次的費盡唇舌，又掏出了僅帶出來的錢，總算把玲玲親手繳給了醫生。

『老師！他們就是這麼可惡！』一個孩子不顧忌地罵出來，他曾經是看守所的一個小犯人，『這樣的人，還怪我偷他？老師，他們有好多錢呢！他們的錢都去給女人花，讓女人吃，他們比甚麼都甘心……』

這個小犯人是社會教育的他們，因為他們大膽，也正因为他們善良，這些善良的人們便被淪為社會的渣滓，被這一大片的罪惡者，玩弄罪惡者，統治罪惡者所漠視，所遺棄，他們才是建設這新光路的工程師，只因爲不甘服于醜惡，便遭受到這樣的歧視，社會該用甚麼樣慚愧的心去向這群孩子們道歉？老人的眼光越發蒼涼，他正視到自己的快樂，因爲自己替這社會解脫了多少的債務！但什麼能滿足他呢！站在他身邊不過只有這幾個頂多不過二百多，其餘的孩子們誰去管他？痛苦從他的心底爬上來，但一群小眼睛又讓他不能不去考慮：住在那裡呢？

於是，他又帶了這群小眼睛走在街上，他想起一個老朋友，正在城裡辦了一個中學，他領小眼睛們走進了中學的大門。

老朋友殷勤地招待，在學生宿舍裡安插了他們，老人又把夜飯送到他們的屋子裡，在孩子們們說：『明天您來接我們呵！』的渴望聲中，匆匆地跑向醫院去。

路上，他看見了寂寞的影子，誰也不會覺察到的寂寞包圍了他，現在他又一個人跑進醫院了。

『宗先生！那孩子的腿骨折了，不過還能治，要在醫院裡睡半年的石膏床才行。』醫生讓看護轉這句話給老人。

『孩子今天先留在這！明天我和別位先生們商量一下再決定長期住的事！』

他又重新一個人走在街上，『童苑』的經費已經很拮据了，是否能拿出這樣的一筆鉅款呢？讓玲玲一個人在城裡住半年？讓盧先生來陪她？不成！這筆錢更大了，『童苑』應當附設一個診療所，以後再有這類的病怎麼辦？看著他們變成殘廢？這些問題一連串地灌入了他的腦子，他變得無力了，彷彿自己要陷到地獄裡去，大氣磅礴的壓力讓他戰抖，但突然遠處有一個孩子的哭聲，讓他伸直了腰，感到自己的需要，儘管夜風把他吹得戰抖，他仍是孩子們所需要的，於是，步子有力得多了，使勁壓在地壳上，彷彿在說：『我還是在地壳上呵！』

城門剛開了不久，天開始在放光時，兩支隊伍在城門口會師了。

『老師！玲玲在那裡？』孩子們搖動著他的手，小眼睛的藍海裡正泛著情感的泡沫，老人笑了。

『讓我們大家去給玲玲蓋房子，玲玲要睡在有太陽有空氣的房子裡，玲玲要大家陪著她，現在她在醫院裡接骨，盧先生，她必須躺半年石膏床！』

『半年？』盧先生沈默了，這麼嚴重的病給了盧先生一個冷戰，在『童苑』的這些日子裡，她酷愛了溫暖和自由，她不敢去想怎樣把一個活潑亂跳的孩子網羅在石膏上，她更不敢想玲玲永遠躺著一條腿活下去。兩股逆流沖激在不靜的心湖裡，她不知怎樣作才好，抬起求助的眼睛看著宗老師，宗老師的眼裡正燒著冷癢的火花，這孩子她已經看過幾次了，每次都會有一個驚人的決定出現，她希冀這決定是跳出那兩股不可抗的逆流的！

『我們回去呀，給玲玲蓋一間好房子，我們把玲玲搬回家裡來，誰許玲玲一個人住在城裡呢？』

孩子們立刻叫起來了，他們要求宗老師去看看玲玲，他們把手裡的糕餅給老師看，並且說要把它們送給玲玲去！他們不反對回家，但他們反對立刻回家，有一個孩子委曲地哭起來了，他是曾經偷偷地弄了一夜，做成幾塊糊了的餅，在天沒亮以前便加入了這步行的行列，現在他看不見玲玲，他要被老師的一句話毀掉了一天的希望和辛苦，于是他忍不住哭了，他沒有力量去抗拒老師的一句話，因爲他也不知道從甚麼時候他已經失去了抗拒父親打手心的勇氣。

『老師！讓我去看看玲玲！』孩子說：

老人昇起了異樣的痛苦，他深深地苛責自己，因爲他下意中無情地踐踏了孩子們的發于本性的真情，這箇

他下意中無情地踐踏了孩子們的發于本性的真情，這箇

訴

揚子江

我再壓制不住我的情感，我需訴說，訴說給我同病相憐的朋友，我病了！

我病了，我確實的病了。一年，二年，三年……我中心積鬱着一些東西，是霧，似雲，又像一團雜亂的絲，包圍着我的心，縲繞着我的靈魂。說不清我因為什麼戀愛上這二枝筆，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直到現在還是我想不出的一個謎，上天並沒有賦與我一份天才，我也不是出生在書香門第裏，只是積蓄在我心中的情感，促使着我緊緊的握起這枝筆，（這是我最近在一度靈感中求得的考證）。十幾年來，從笨拙的筆下流露出我心中埋藏，笨拙的筆也開發了我的心胸，雖然在我的筆下並沒有生出美麗的火花，在苦難中的人民的眼前閃過一道光輝，而且我的心懷中也沒有寶貴的飾物，但筆和心靈的共鳴，使我度過一段美麗的生活。

生活的負擔像一股洪水，幾年前製進了我的身心，塗染了我的情感，靈感還像以前一樣的澎湃，但是走在坎坷的窄路上，遭受着風沙的擊打，我真像失途的羔羊，望着前面迷惘的道路。我筆就這樣地遲鈍了，許多時候，我緊握着筆坐在窗前，呆望着藍的天，變幻的雲，任潔白的紙張反映着斜陽，讓心情無限止的沉澱。雖然還不用把我的心血壓榨出來塗在紙上，換一頓可憐的晚餐，但是我感覺到痛苦！

我就是這樣的病了，生活的洪流淹沒了我的心，就是這樣的失去筆和心共鳴的歌聲。

不管是吹着暖風，樹上生出嫩芽的春天；細雨擊打着蓮花；燕子飛旋的夏日；蟋蟀低吟明月在天的仲秋；紅梅點染在白雪上的隆冬；朋友們談笑風生中；陪伴着愛人纏綿的情話裏，愉快的情緒在面前開了花，但是磨滅不了我心中的窒息。

烽火燃燒在我們這大好山河，多少善良的人們倒下去了，尤其是我那些朋友，一些大時代的兒女們，他們倒下去了，流盡了赤熱的血，可是他們的血沒有灌溉在幸福的種子上，只是做了惡魔們的祭禮。

許多的時候，我自己暗暗的垂泣，我說不出是悔還是恨。新的愁和舊的恨，在我的心中漸漸的堆積起來，一層一層的像雲霧，沉重的壓制着我的心。

我羨慕雙子和瞎子，他們生活的是多麼幸福？我憎厭我自己爲什麼有了這麼深的情感，使自己時常沈溺於痛苦的生活，像一個杞人在憂天。

我病了，一層層的雲霧圍住我的心，雖然我還沒有躺在牀上奄奄一息，但是我心已經成了囚獸，我需要陽光，那強烈的光芒，解脫開我心中的雲霧。

如一個酷刑，猶如火燒着那些赤紅的心，這是因爲他想早一天把玲玲接回「童苑」，但他不能用這個唯一的理由原諒了自己的疏忽，於是蒼老的臉上浮着歉意的笑：「好！讓我們大家去看看玲玲吧！」

感情像突然氾濫的洪水，一下湧進這房間，玲玲漾着眼淚，她沒有哭，她堅信着童苑的家不會丟棄了她的，禮物堆滿了牀和床頭的小几。禁受不起這情感的洪流，她癡癡地笑着，流着眼淚，想親吻這甜可愛的笑臉，每一張嘴都在和她說話，急急地把簡單的關心和慰問流給她，除了感激之外，她甚麼也說不出，忘了腿疼，要和她們回到「童苑」去，「童苑」這可愛的家！

「該回去了！」宗老師和看護長一齊說，他們都漾着眼淚，誰能抵住這些安靜的真情，同房間裡的別的病人也被這情感所溫暖，所戰慄。

孩子們拭着眼淚，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屋子，角隅裡一直沈默着的一個，當大家離開了屋子時，跑到玲玲的牀邊，羞澀地把他的禮物從身後拿出來：

「玲玲！對不起！餅作糊了！」

玲玲想抱過他來，可是被限制了，她沒有動！「張民，我喜歡吃！」

張民流出眼淚來了，這不是分離的悲哀；「玲玲！我走了，回家去看山上的太陽，明天你也回家和我們一起看太陽！」他又低聲加上一句。「是老師說的！」

回到童苑的辦公室裡，立刻匆匆地跑到後苑去，據前些日子胡先生的估計，動手是不成問題，他們必須立刻把後苑南邊的樹木伐掉，陽光才能滿足地照進後苑來，後苑立刻可以成爲一片靜養的好地方，充足的陽光，流通的空氣，對於病人是適宜的！

當老人跑進了後苑的月亮門時，一幅新的景象給他的無以比擬的慰安：一群孩子們正在胡先生，盧先生的領導下砍伐那遮住陽光的大樹，他們唱着歌，流着汗，呼叫着送來了陽光。是誰傳達了他的意見？是誰呢？他走近了盧先生的身旁，看見她得意輕鬆的微笑：

「老師！房子就要蓋好了！」

「哦！是你！是你這可愛的大孩子！」

胡先生亦笑了，在她的笑裡送來的是崇拜和敬愛。

「老師！您的信！」一位先生把一封不是郵寄的信放在他手裡！「這是放在您自己桌上的！」

「謝謝你！王先生！」

「老師！我懂了，這就是生活，這不是空幻的哲學。承您給了我這兩天的教育，我切實地瞭解教育是甚麼，我也知道了是甚麼應給予您這不盡的生命！老師！正如您說：『我們都是自然的兒女。』」除却童苑，正有無窮的孩子飽受非自然的剝蝕，我沒有理由躲在您的溫暖裡，我要走向春天的土地上，讓我重新認識我自己，也讓那些頑強的小生命給我新的學習，我走了！老師！僅向您敬禮！」

蒼老的笑包蘊了新生的安慰，心底的悲哀一瞬間也飄然遠去，「這就是生命呀！是誰在他的心裡輕輕地喊，他環視四週，伐木的孩子流着汗水，與高米烈地歌唱，招呼着伙伴，他不禁抱起身邊一個年幼的孩子，喃喃地說：『你們在建築自己的快樂呀！』」



戰地鐘聲

徐 燕

第一信

三弟：

上次寫信給你，說我的長春之行要實現了，沒想由那天起斷斷續續的每天下雨，又因為等飛機，昨天才飛抵長春，這次的飛機不曉得為什麼飛的不平穩，我直想吐。

飛機飛的很低，可以清晰的看見滿地的森林，大豆、高粱、俗稱東北是中國的倉庫，一點也不假，只可惜永沒為我所有。在勝利之初，我曾想到日本走後該是我們的了，誰想又遭一次異族的蹂躪，更加上我們不爭氣的同胞，受了異族的驅使利誘，又在破壞自己的大好河山。春初我走過幾個城市，到處都充滿慘象——機器拉跑了，工廠拆毀了，食糧搶走了，人民流離失所，匪徒到處橫行。

三弟！你如果看到東北的情況，一定也要為這多難的祖國灑幾滴傷心之淚的！

你們考完了吧？有不及格的嗎？我想一定不會有的；暑假中住校是否還有公費？希望你安心讀書，將來為國家多盡一分力量。沒錢時可以來信，或向大哥哥要，我們總是要想辦法的，萬不可和那些職業學生們一起混。少接近他們，尤其是那個姓狄的，更狡猾，他十足是個職業學生，曾到過延安張家口，別聽他「張口人民，閉口人民」其實是一肚子壞水，他所化的錢不都是鄉間老百姓的血滴嗎！看看他們在東北做的成績，勾引異族，破壞祖國，欺壓人民，真是一邦漢奸走狗，法西斯餘孽！你千萬要遠避他們，他們比日本的特務還卑鄙。

長春真是個美的都市，馬路、樓房、樹木都很好，可以與外國比美，平安每月真是一個適於居住的好地方，現在的長春平靜的很，街上的人瞧着也順眼，處處都很安謐，真是一個詩意的都市，我對長春很有好感，聽說C市更好，有松花江，有山可玩。

這裏東西很便宜，大米流通券三百元左右，但商家很蕭條，沒有什麼買賣可做街上也比較清靜。近半月差不多每天下雨，天氣顯得更涼快，好像初秋似的。東北的戰事眼前已好轉多了，但是各地破壞之慘，一言難盡，鐵路修復極難，器材很成問題，濟長段通車遙遙無期，這些日子平濟通車還通順，以後永遠通順才好。

剛才出去打電話，接洽好了，明天一定去C市，明天此時我或許就住在C市的松花江畔了。姐姐好嗎？可以告訴他我的近況。再談吧，到C市再寫信給你。問小陳，王漢好 兄柏林 六月四日夜

第二信

三弟：

果然我今天下午五點十分到了C市，也就是住在松花江旅社，這裡正臨着松花江，我的窗子面對着江岸，現在窗外正落着暴風雨，我在這寫信，可以看見風雨淒迷的松花江。你可以想像到這是一一個什麼地方，真美，比長春更難得，如果太平年月，我又想到這裏來住了。我可能在這裏住一個長時期再回瀋陽，我覺得這裏還平安，只要吉長線不發生問題就很塌實。

雖然我們的生活很好，但總覺對不起家中老人，他們如今不知正遭到什麼苦難，聽說家鄉已展開「流血鬪爭」，不知又有多少人民遭到毒手，我希望這是謠言，不是一個確切的事實，並祈禱老人們和成千萬的無辜人民，不致慘遭他們的屠殺。三弟！好好努力吧！我們要站起來拯救他們，為他們建造幸福，想像中這群漢奸走狗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們，不會長久存在的，因為他們已背叛了祖國，和祖國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

學校很安靜吧；希望你把北平近況寫給我。

健康

兄柏林 六月五日晚

第三信

三弟：

信收到了；我忍着滿腔心酸，讀完你這封沉痛的信。頓時覺得非常難過，悲慘的事一連串的湧上心頭，我不禁又為可憐的老人無辜的民衆洒了幾點傷心淚滴。

父親被害的消息，我早已聽說了，當時我很悲痛，晚上在牀上獨自哭了半响，我想馬上告訴你，但我拿起筆時，便立刻停住了，我想不能寫給你，怕你知道過於傷心，影響你的學業，你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呢？如今你既知道了；我可以詳細告訴你，我相信你能以理智克服感情，不會在沒辦法時空着急，希望你往遠處想想不要因此損傷了身體，就隔了前途。

這事情我比你知道的還清楚，是瀋陽×報記者安先生告訴我的：五月初匪徒們發動了流血鬪爭，對象是富農，鄉紳和識智分子，父親一身兼備了所有的條件，勢在必死。當時人心惶惶，很多人都逃跑了，那時逃出並非難事，只要賄賂一下匪徒的幹部人員，便可以安然脫險，如果肯多出一些錢還可以保證到瀋陽。會

有很多人勸父親逃出，但他始終不肯，以為自己一生沒有做過壞事，所有的那點田地又已全部交出，並且素為地方鄉親所敬佩，其實，匪徒們最怕而最恨的就是鄉間為大眾所敬佩的人！

幾天之內，果然屠殺了很多人，到四叔被害之後，父親才想逃跑，然而已經太晚了！聽說父親是被槍死的，父親呀！想不到他老人家受了一生勞累，做了一輩子好事，到風燭殘年之時遭到如此悲慘的下場，三弟！你想這還是人的世界嗎？像這樣下去，誰還甘心做一個勤儉勞苦的誠實人。

父親歿後，母親和幼小的妹妹將如何生活，懦弱的母親不知又要流多少傷心眼淚？……我真不敢往下想了。

不過這總是有辦法的，事過去了，希望你也能鎮靜一下，不要過於悲痛，只需把這事默默的刻劃在心裡。

你說學校裡又鬧學潮，那是必然的，那是他們有週期性的老花樣，職業學生們吃了主子的飯不能像豬一樣整天呆臥，自然要鬧些事件，他們找的機會很好，但他們已滅了良心，希望你不要管他們，並須勸導小陳和王慶，免得他倆也受了走狗們的利誘。你說他們馬小陳是特務，這也是他們一貫的手段，凡反對他們的不與他們合作的都是特務，其實天知道，他們領了匪徒的津貼，為帝國主義者做走狗，不知道他們管自己叫什麼？

你說關於他們的被捕，我也和你一樣看法，並不予之同情，不過我們的中立同學受他們的欺騙騙蔽我很傷心，但我相信這現象也只是暫時的，良好的同學決不致永遠與他們同流合污，等看出他們的真面目時一定更要恨他們。

希望你將父親之死壓在心底，萬不可告訴姐姐，姐姐終日忙迫，身體病弱，禁不起太大的傷心。大弟上月已抵四平，曾來信問我我鄉消息，但我不擬告訴他。

近來市外圍圍緊張，我任務已完，預備近日返瀋。楊參謀來了，我要和他說話。再談吧！

兄柏林 七月九日

第四信

三弟：

我本來預備七月底返瀋陽，惟因連日淫雨霏霏，致飛機未能成行，本月初接到通知，但我已不能走了，原因是三號夜裡我和楊參謀同去應王處長之宴，歸途正逢大雨，路上擊淋了多半個鐘頭，第二天我病了，醫生說是傷寒，必須長期休養。楊參謀太好了，視我如兄弟，每天守著我，每頓飯都是他給張羅。他是軍校畢業的，和大哥極兩樣，他為人忠實誠懇，很聰明，溫柔少語，十足是一個參謀模樣，他待我的確太好了，我沒有方法感激他。我的病已過危險期，可告知姐姐請他放心。

現在雖只初秋，松花江岸已是深秋模樣了，天氣非常涼爽夜裡須蓋棉被，並須關閉窗戶了，想北平一定還很熱吧。

近來城外益趨緊張了，匪軍集結四個縱隊向週邊移動，到長春的鐵路也被切

斷，本來我打算病稍好無論如何要返瀋陽休養，這一來，看樣子不可能了，現在我只盼趕快痊癒，好跟楊參謀參加城防工作，楊參謀昨天說，敵部已決定堅守城防的計劃，老百姓們也紛紛向敵部請願，不讓撤防，楊參謀說明天即開始組織民衆，做城防工事，定與城內民衆共存亡，三弟，你仍請放心，一時半時不會有差錯的。

學校近來如何？大哥是否有信給你？我很久未見他信，四平一度戰事那麼慘烈，如今雖已獲勝利，但用雙方傷亡慘重，也是值得慮的，希望你趕快來信。

兄柏林 八月十二日 黃昏

第五信

三弟：

我不應當告訴你這個你最不願聽的消息，希望你聽後不要傷心——大哥在四平之役陣亡了！

這是大哥的侍從逃到長春後說的，說起來非常沉痛，當四平戰事打到核心時，大哥和幾十個弟兄堅守一座大樓，因為這樓很重要，可以監視左右兩路匪軍的進擊。如果失去它，核心將不攻自棄。當時炮火異常熾烈，匪軍中有很多異族的砲手。守到第二天黃昏，三樓四樓被轟毀，大哥和他的同學王副官一同炸死了，他的侍從很忠實，背着大哥的屍體冒着炮火一直跑到核心陣地。其餘士兵倍受感動，因而這座樓始終沒有失掉，直到四平戰事結束。

我想你是懂事的樣子，你有時比我還理智，一定不會因此過於悲傷，因為在這戰亂之年，生死是極平凡的事。我們都不應當悲痛，應當繼大哥而為國家効勞，希望你安心讀書，不要因此損害了身體，荒廢了學業。

今天是中秋節，有明月月光，窗外西風正緊，白楊沙沙作響，我獨坐在屋裡，倍覺淒涼，不禁憶起在年中秋團聚情景。同時又想起我們家常唱的歌來：

「閉戶不知明月上

隔窗樹陰昏黃

蟋蟀聲聲叫斷腸

景色無邊淒涼

當日笙歌出畫堂

影事不堪思量

月在中天人在房

人月圓缺兩樣

三弟！還記得嗎？現在我們都變成歌裡的人了，真想不到。

這兩天城外很平靜，很少聽到炮聲，楊參謀說這種異樣的沉靜更可怕，或許是在醞釀着大的戰爭。

天太晚了，我需要休息，再談吧，三弟！

兄柏林 中秋夜

一個孩子的故事

舒渡之

×月×日，這是轟動天主教學校，而盛大舉行的一天——母親節——尤其是一群活潑的女孩子們，早在數日以前就備製了一朵鮮紅的紗花或綢花。

有母親的幸福孩子們都紅光眩目的將花懸在胸前，擁在掛燈結彩的禮堂裡。

角落中，偶而也可以尋到幾個勉強作笑的，着素衣素白花的孩子。她們是在抓了頭沒有慰藉沒有溫暖的心為別人頌讚。『母親的慈愛』，『母親的微笑』已永遠消逝在他們不可彌補的凄楚中。

整潔而凜然的修女，步上講台。由於孩子們的興奮歡騰促使她欣然的凝視着台下……

忽然她發現了一個，僅僅是一個帶灰色花的孩子，那張蒼白的臉，悲哀的神情，緊緊鎖住這修女的一片欣悅，而給她一種不可言喻的暗然。

「×桑，請妳站起來，好麼？」

「……」那繫灰花的孩子整個沈醉在寂寞默然的新禱中她沒有聽見修女的話，也沒有站起來。

「×桑……」修女更溫和的重複喚着她。

「啊……」她突然的慌忙立起。

「×桑，妳允許我問妳一句話麼？」修女的詢問集中了每個人的視線。

「唔……」她嗚咽了。

「妳能告訴我為什麼帶一朵灰色的花麼？」顯然她被這句話觸動了久積心底的痛苦。

「好孩子，勇壯些止住淚，告訴我什麼？」那孩子拭去縱橫的淚水，談笑四溢的禮堂這時安靜得只剩了她低低的聲泣。

「我是有母親的孩子，可是在我很小她就離開了我。」

「為什麼呢？妳講給我們聽聽好麼？」修女以渴望的目光注視這蒼白的孩子。

她呆呆的停頓了很久。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爸爸和媽媽的感情不融洽，他們吵架的時候，我常常急得扯住媽媽的衣服頓足痛哭，爸爸每次發脾氣都拿屋內的東西亂摔，嚇得我到處躲藏，同時又怕媽媽吃苦，這種恐怖的心

理，漸漸的養成了……終於在我五歲的那一年，爸爸和媽媽經過一場急劇的撞打，後來媽媽離開了我和她唯一的孩子，還記得當媽媽走的時候是一個金色的黃昏，緊緊的抱着我在朱色的門前，用力的吻着我的髮和臉頰，臉上滿了淚，滴濕了我的衣襟，她說：

「孩子，媽要去了，妳好好聽媽媽的話，別哭，別鬧，免得挨打，媽會常常來看妳的。」她更緊的摟住了我，放聲大哭，我却莫明其妙的望着她說

「媽媽，我跟你去」，誰知更推動了媽的心。

「可憐的孩子，媽不能帶你去，媽去受苦，媽去做工」，

「不，我幫妳做工去」，她更哀傷吻了我，輕輕的把我放到地上，

「媽媽我要妳抱我去，我永遠跟着妳」，

「好孩子聽話，不許跟媽走」，她終於勉強的放下我，含着淚，讓媽媽領我的手，

「媽，妳不能走，啊媽媽」：我拼命在喊，她却慢慢的一步步離開家，

「孩子，回去罷」！她毅然的跳上一部人力車，

「媽，妳還回過頭來向我招手。」

「媽媽啊！媽媽啊！妳不能走！我要妳啊」。我揮開媽媽的手，拚命的在車後面追，

「滾回來，敢再哭」，一聲嗚嗚，我急忙轉頭來，

看見爸爸一張猙獰的臉怒視我，手裡還握了一條鞭子，嚇得我不敢喊不敢哭了，瞭望媽媽的背影直到看不見，直到淚糊住兩眼。

由於極度的思念媽媽我病倒了。

於是孩提的心上留下一條深深的疤痕，一天天默默的忍受這疤痕的痛楚，一天天的躲在媽媽以前住的屋子裡，望着媽媽留下的照片偷偷的流淚，從那時幼小的心靈，就知道了自己在遭受着壓迫，

媽走了還不到二個月爸爸已經將一個妖嬈的女人迎進那重新粉飾過的新房，那天，媽媽給我送來一件美麗的新衣服，讓我穿上去見新來的媽媽，我沒有去却抱着那件新衣服哭了一天。

第二天，爸爸命令我去見新娶的媽媽，我不敢反

第六信

三弟：

我的病已痊癒了，我不打算再回舊陽，我已參加了城防工作。

近日城防更緊，外圍時有小接觸，城內民衆激昂慷慨，把家中所有都供獻出來給軍隊，女人小孩也帮着做運輸工作，沒晝沒夜的勞苦着，我的確爲他們感動了，我覺得我不應該拋開這些民衆獨自逃命，更不能離開楊參謀苟且偷生，我覺得這是我爲人民効力的時候了，昨天夜裡，我會和楊參謀立誓，我們決與孤城父老共存亡，我們說：「雖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我明天即搬到楊參謀那裡去住。

槍聲又緊了，我要趕緊去找楊參謀。

兄柏林 十月二日

第七信

三弟：

好多天沒寫信給你，因爲近日戰事太緊急我無暇也無心寫信，周圍整天炮聲隆隆，槍音不斷，刻下匪軍正集中炮火攻西門，我們城裏弟兄很少，彈藥也感缺乏，通長春的路線早已截斷，簡直是一個孤城了。

我們的老百姓們實在好，他們供獻了全力保衛家鄉，和軍隊一樣勇敢，不怕犧牲，看樣子還很可以和匪軍對付一氣。最近我已長期住在隊部裏，幫助楊參謀工作，昨夜戰事極烈，砲聲驚天動地，所有寶紙都給震破了，我們兩天一夜沒有合眼，然而却非常精神，非常興奮我願以身獻給國家，爲國家爲人民犧牲，爲父親爲大哥報仇，我寧願被匪徒們殺死，也要殺死幾個匪徒！我寧願以——

三弟！不好！說西門已破，我要和楊參謀衝——

第八信

三弟：

中秋節會寫給你大哥陣亡的消息，我知道你接到那

抗，只好紅腫着兩眼走進那精美的屋子，一個穿紅衣服的女人，臉上濃濃的塗着脂粉，抓住我的手，她說：「好孩子，叫我媽媽！你幾歲了？」

「不，你不是媽媽，媽媽走了。」我急急的掙開她的手，那妖嬈的女人窘住了，爸爸又現出那張猙獰的臉。

「沒出息的東西，給我滾出去。」我迅快的回頭逃了。

從那以後爸爸每天陪着那個女人喝酒，打牌，跳舞，更沒有人過問我這被棄的孩子了，只有幾個僕人，來操持我的吃和穿。

媽走了的第二天，有一天車夫告訴我：

「小姐你知道老爺和太太到×埠去玩了麼？」

「我不知道。」

「小姐，我告訴你一個事，你可不許說啊。」

「噢！」我茫然的答應了他。

「太太今天中午來了。」

「啊！是我的媽媽麼？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

我抓住車夫的衣服，焦灼的問。

「噢！她來看你了，妳正在睡覺，她怕妳哭，怕妳不讓她走，所以沒叫醒妳，只望着妳傷心的哭了一頓就走了。」

「你告訴我，你告訴我媽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知道，小姐，太太不說，」忠實的車夫很難過的垂下了頭。

「媽說什麼了？沒有告訴你她在什麼地方麼？」

「沒有說住在什麼地方，太太只說這二年以來，倚靠着做打字員的薪水來解決衣食住的問題，太太還說，有的時候真想死，可是爲了小姐，她不能死，誰知道，兩年了才得到一個見小姐一面的機會。」

「啊！我可憐的媽媽，你爲什麼不叫醒我？」

「太太不讓叫妳，怕妳拉住她不讓她走。」

「什麼時候再來看我呀，媽媽。」

「什麼時候再來看我呀，媽媽。」幼稚的孩子止住了淚，又萌芽了再一個希望。

「太太恐怕不會再來了，她說這是最末一次見小姐了。」車夫也禁不住眼紅了，我哭得更傷心，僕人們圍着我，哄我勸我，竟沒有辦法佔據孩子的心，使我忘却了媽媽。

「我真恨爸爸爲什麼和媽媽打架，把媽給氣走了，娶了這麼個女鬼，難看死了，我媽多麼好，爸爸

真壞，也不管我，也不理我，沒有人再疼我了……媽啊！我想妳。」

帶灰花的孩子說到這裡，淚已塞住她的喉嚨。

「×桑，別哭，妳知道妳母親現在什麼地方？」

修女以同情的憐憫的口氣繼續的詢問這孩子。

「我不清楚，聽說死了，幾年以前就有人告訴我，她投水自殺了，但是誰敢斷定呢？」

「啊！可憐！」修女低沈的唱嘆了。

「所以從聽到母親死去的消息以後，我就開始愛水，時常坐在水邊，幻想我溫暖的幼年時代，希望着企圖着，平靜的水面上，映出母親美麗的慈愛的笑臉，然而這是一個夢，一個幻影，沒有一次滿足我的欲望。」

不知爲什麼我一直覺得母親沒有死，她還和留下的那張照片一樣，很年青的活在我的心裡。

在沒有生氣的日子裡，我深深的愛了灰色。

漸漸的，我長大了知道了這糾纏的雙翼，掙脫樊籠的日子，去尋找海外的天地，然而每次都被我有力的阻止，失敗了，我已決定了意志，離却這殘暴冷酷的束縛，去鍛鍊去尋找自己的生命，情願接受一切的折磨，孩子的淚乾了，臉上顯現着積極和悲憤。

「孩子別太難過，以後的歲月還很長，雖然妳的命運是悲慘的，可是，將來的成功可以彌補妳的空洞。」修女走過來，輕輕撫撫那個瘦弱的肩。

「×桑！我們却很同情妳，修女說的話很對，妳別太難過了，好麼？我們一齊痛快的玩玩，另一個孩子勸慰着妳。」

「同學們，現在我們進行遊戲項目，讓×桑的苦悶解脫在我們的歡呼聲裡！來，開始！」另一個孩子喊。

「不；親愛的的朋友們，我很感謝你們，同時請妳們允許我退席，好麼？」帶灰花的孩子離開了座位。

「不許可；我們一塊玩，不好麼？」抗議提出了。

「不……幸福的朋友們，知道麼？在一個陰霾空氣裡長大的孩子，永遠不願再見到美麗的陽光，因爲那眩耀的光亮，會刺激了她的眼，更會刺傷了她的心……」

「朋友們再見！」她迅速的提起脚步，向修女深

深的一鞠躬，携着一群淒楚的視線，默默的走出了禮堂。

消息後一定萬分悲傷，可是，三弟！當你悲傷大哥的時候，你的不幸的二哥也隨着大哥逝去了！三弟！希望你不要爲我流淚，因爲我死是必然的，爲國家，爲民族，爲了成千萬苦難中煎熬的老百姓，爲了父親，爲了大哥，爲了朋友我都應該死，我實在看不慣匪徒的漢奸行爲，三弟！你不到東北不知道匪徒的可惡，他們屠殺人民，破壞祖國，勾引帝國主義……可憐東北的大好山河，都被這群野獸摧毀了！三弟！我不忍眼睜睜着九一八之重演，我覺得與其生活在這萬惡的境域裏，倒不如殺兩個匪徒而後死了痛快！

自昨晚，匪軍大肆增援，竟有異族的坦克車助戰！

更失去人性的是他們把附近的老百姓都驅來作擋箭牌，

我們的弟兄們，看到這可憐的無辜的父母兄弟，那痛苦

流涕的慘狀，誰不爲之心酸，再加上異族砲手和坦克

克車的猛烈攻擊，西城終於被突破了！我和楊參帶着

我們僅餘的三十幾個弟兄衝去增援，到時西門已起大火，

滿街的黑煙濃佈着，槍彈無方向的飛，眼望着楊參謀

倒下了，他倒下後還用力呼喊，但我沒聽清他喊的什麼

，三弟！你想想我怎麼能偷生呢？我只有死，和楊參謀

一起死，我帶着五六位弟兄又衝上去，我眼巴巴的看見

對面敵人群中連肥腸子的鬼子兵！啊！我氣極了，烈

火一直湧上心頭，眼睜向外冒火，身體像要爆炸，我

想咬他們，我想吞下他們！我用短刀刺過去，接着我昏

迷了。

不知誰把我搬到這間民房裏，房裏沒有人，冷清清

的使人感到窒息，我醒過來，但覺渾身刺痛，我不敢換

周身的創傷，也不敢看，我手上已滿是凝結的血，想像

中我的生命不會延長多少時間了，於是我想需要趕緊給

你寫信，這是我最後的一封信，我要以全力寫出衷心的

鬱悶，希望你看到，把這件事牢牢的鑄在心底！

三弟！你不要爲我悲傷，爲我掉淚，你必須好好讀

書，將來爲你的——

三弟，我不能再寫下去，我需要提早結束我的生命

，牆外已有殺聲，他們就要闖進門來了，三弟！我的房

子已被燃着，但是，我不能動，三弟！我要早死，用我

的手槍——三弟！三弟！

燕 歸 來

逸 鷗

負荷着海天交織的夢

你又歸來了

鋪幻想於淡淡的藍天

此地景色依舊

只是憧憬的花已經枯凋

乃懣懣於生活的漫長

……

時序如環

古棟樓蓋滿蛛絲

幾代的羽翼曾駐足在環上的一點

你誇說天邊好虹彩

幾度來去却仍是一樣的虛空

夢在夢裏破碎了

遂將水悼這幸福而不開花的日子

x x x

燕來匆匆

踟躕在茫茫的大海中

是誰說：

燕子歸來依舊忙。

我搖頭默默

無窮的遠道說不盡

茫然視着窗外

漫天的風沙又吹起了

綠

樹前一點綠

在風沙裏渲染了

恒古溫靜的顏色，

孕育着千載不同的喜憂

綠是希望之徵兆

但希望却在遙遠的昨日幻滅了

綠的波沖不淡着清陳陳的血跡

和絕望又復絕望的心靈

那從前所嘆讀的

現在已成尖銳的譏諷

遂令初春之鼓舞

恍若隔世的渺茫了

星星之光采然不亮遍地的死滅

北地春仍寒

綠了的是雙雙饑餓的眼睛

我顧惜這新生好顏色

却亦將同染於世間的漫流了

春 雨 中 的 海 棠 · 幼 晨 ·

不錯，春天是悄悄地蒞臨人間了。

像白濛濛濃霧般的春雨，從夜裏就下起來了。它細到看不出，只覺得窗外景物一片模糊。灰藍色的天空，陰得並不濃重，只像是被細雨遮蓋了似的，但是依舊泛出輕淡的藍色。

院中的海棠，正在壯年時代，自從我搬到這所房子，她就是每年比迎春還先開。健壯的枝幹，雖然披了一層蒼老的外衣，但是並不能毀掉她的一絲壯麗的神容。粉紅的花瓣，柔和得像披着一層茸毛，雨水聚在上面，就如同荷葉上的露珠，一樣地晶澄！相映着粉桃色的花苞，嫩翠的嫩葉和那古意盎然的枝幹，怎不令人心曠神怡呢？雖然是映着在賦人的春雨內，但是花色反而增豔了數分。這兒並沒有狂風暴雨，花草只會因春雨的滋潤，更加楚楚愛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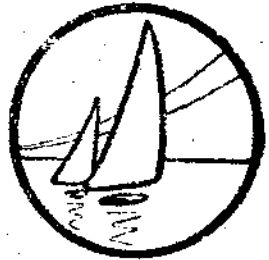
這次下的雨，並不是浙瀝瀝地，更不是傾盆暴雨，只有霧才能描寫出它的形態。大地上的景色，有許多許多都是在迷霧中，才能把她的「美」完全露出來；也可以說：薄霧光下，一切切的景色，都是美的。像燕京八景中的蘊門烟樹，蘆溝曉月，居庸疊翠……那個是可惜重迷朦不清的光景呢？

眼前的海棠，不也是這樣？在晴天看來，也許會覺得她過於濃豔，如今映在柔和的銀暈裏，比起那春陽煦照下，更覺出恬靜，挺秀和柔美了。

樹下有一些小草，大概是幾株羊齒；寬大的葉子，從地裏叢叢衝出。不幸地佔據的地位，正是海棠那枝斜枝的下面，從上面垂下的水珠，極有節律的擊着，使她那蒼綠的葉子不停地舞着；同時更引起了全身瑟縮的抖顫。

雨落在地上，並聽不到什麼聲音，只是沙沙地發出微語，從房簷上和海棠樹上墜下的大雨珠，却打破了這裏的岑靜；但是它更幻成雨天中，那種最令人感到煩悶，無聊的聲息。

雨仍在下，並沒有停止的意思，空氣裏瀰漫了清涼的氣息和海棠花香。



藍天

歐陽方

……這次戰爭是一個微妙的考驗，它告訴我們什麼創傷可以痊愈而什麼却永遠不能，也告訴我們屈服和反抗應該分別得到什麼，更告訴你什麼人丟失了意志和信仰，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也出賣別人的血與肉，更告訴你什麼人在可愛的土地上再樹立另一面旗幟而分裂祖國……。

小睡初醒的謝遠接到了在遠地的邵雍的信，立刻惺忪倦意的眼前虛幻地現出邵雍英毅的影像……。

他告訴她：

「……已經在昆明就讀，而這時時的陪都，如今整個的被喧囂的奇異的熱情所籠罩，而自己也和別人一般地在這充滿了寬大，自由而沉鬱的氣氛中與快地生活着。」

在這裏，沒有憤懣及感傷，雖然塗着太陽旗的敵人時時在天空中叫囂，但是，在街上的人群的臉頰上看来，只有生活和安適的慾望（即使最低的也滿足。）的確，人們尋找的只是享受和安樂，以及忘却過去的苦痛——一切都生活在矛盾中……。

雖然，熱血奔騰的年青的孩子奮臂高喊，雖然血債不斷地並且像永遠地增加着……然而祖國的土地繼續的被污辱，同胞們依然受着暴力的蹂躪，而且那頻頻傳來不幸的信訊使人們更陷進絕望的呼籲裏——一切也隨之被焚燬成灰燼，只留下鬱悶，無味和夢想……任何心緒都被一個絕大的，無形的，異樣的空虛吞噬下去，連青蛙都沉默着。

……過去的日子，我負着無比的重擔，我的工作，在現在想起來並不是充滿了情熱的業績，只是把自己放進命令下的義務裏，而替別人宣揚（也許是掩蔽）着那些愚弄着人民的惡蹟……以後我才發現我已經被放置在可耻——別人憤恨的地位上……但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現在，我生活着，奮鬥，抗爭一切苦惱，以光明寄於將來——這一切都是爲了我自己，而決不是爲了某

些少數懷有野心的暴虐者！

無論什麼，都使我感到驚奇和愉快，這裏的一切都使我抑不住讚仰與歡欣之情。」

在最後，他寫着：

「……戰爭給與人群以警惕，並且考驗着人們的力量與信仰——無論是對自己或是對國家，正猶如身臨恐怖之境地的人會知道了自己的果決和勇敢的力量一樣，並且毫不隱飾地顯示出來，是的，這次戰爭是一個微妙的考驗，它告訴我們什麼創傷可以痊愈，而什麼却永遠不能，也告訴我們屈服和反抗應該分別得到什麼，更告訴你什麼人丟失了意志和信仰，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也出賣別人的血與肉，更告訴你什麼人在可愛的土地上再樹立另一面旗幟而分裂祖國……」

慢慢的，那雍的幻像漸漸後退而消逝……當謝遠重又讀信時，那已熟悉的文句在她第二次的渴望的心情下並沒有再重新給予她什麼，她只深深地感到在那裏面正潛藏着愛憐；動人的慰藉和鼓舞……。

以後，謝遠陷進恍惚地憶想裏，她不知爲了什麼，在身體內奔馳着不安和悸動，沒有感覺，沒有奇想，沒有幻念，唯一的是在急湍的心情下緩緩地墮進奇異的鹹鹹中去……。

不久，女僕悄悄走進來——一望而知，在她的心底正蘊藏着什麼事件，而且是要告訴給別人的——她挑選地自語着：

「今天，天氣可好多了！」她見謝遠靜坐在那裏就

嗎？」

「怎麼了？」謝遠隨口問，接過來女僕遞來的茶水。

「哪，您不知道呀！昨兒個不是開什麼開爭大會嗎！」

「有什麼事嗎？」女僕更向前進一步，昂着似地說：「我去啦！」突然又顯出陰鬱的臉色解釋：「不去也不成啊！到了那兒纔知道這事是那麼一回事兒！」

「什麼事呢？」謝遠裝着不儘問。「咳，別題了，想起來都讓人心酸，窮人會挨着家往上叫有錢兒的財主，至不濟的也是有三三十畝地兒的，叫上去連打帶罵，折騰個半死兒，然後叫大家夥兒說他該什麼罪，就有那起哄的，槍斃！您猜怎麼着，這真給槍斃了！家產充公，都給窮人會，可也有沒事的，雖也是財主，可不槍斃，也不要他們產業，誰也摸不清這是怎麼一回子事兒！他們說這是什麼民主？……咳！誰家沒有妻兒老小的啊！哭也不敢哭出聲兒來，咳——我在那泥水的裏也站了半天，聽着別人受這個罪，可關什麼呢？」

「你怎麼不回來？」

「哪，您不知道，也敢回來呀！四外全有人看着，誰敢挪動一步啊！」女僕看了謝遠一眼又接着說：「您知道常來接學生的那個周振五啊，要說他在咱們村子可稱得起是個老好子，誰都沒得罪過！饒是那樣還給活埋了呢！」她嘆了一口氣，又沉重地說：

「您怎麼不回來？」

「這年頭兒，可真沒好人的活道兒了！」

謝澤靜坐在那裏，有著被人調罵壓迫而感到的羞愧的心情……她知道女僕的話正是被暴虐侮辱而忍受着的人群共有的感慨……突然她想到了一件事，就很快地拾起頭來，在她凝定的眼光裏正映着急遽間聯想到不幸的恐怖：

「劉媽！以後說話可要謹慎點兒，別一有事就隨便跟別人說！」

「嗚！」女僕答應着，但是她並不知道謝澤的這一句話在她的命運裏已注定了什麼，她勸勸地給謝澤的茶杯又填滿了水便走出去了……

過去不久的朦朧般的幻念又纏雜上另一種同情的憐憫的困擾襲上謝澤的心頭……

窗外：陽光閃動了幾下便消失了，立刻轉變為玫瑰色的雲霞又添抹上一層血污色的斑紋……微明拖着暮影由山脚向外開展——大地正等待着將臨的夜。

室內：浮動着適宜的空氣和沉寂，謝澤躺在床上海地放鬆了四肢……

突然，一陣連續的本能的抗拒的呼喊尖銳地刺進她的耳鼓，她驚覺地站起來躊躇着，後來又走到外面填滿了夜色的虛空的走廊中去，但是那求助的呼叫已被迫地停止了。

「劉媽！」她下意識地喊了一聲。

沒有多久，她清晰地聽到有沉重的腳步聲在黑暗中向她這裏移來。

「嗚！」她驚懼地退回來，戰慄的把身軀依於門背，摒息着呼吸，恐怖得張大了嘴，眼裏射出不安的悸動……

然而那紛雜的聲響却經過走廊而往外面去了。

「這是什麼人呢？」她疑懼地想，她清晰地聽出那抗拒和求助的聲音是劉媽的，「難道她……」她不敢往下想，也沒有勇氣衝出去看。

……外面，仍然是使人畏而却步的謊詐般的夜，還有尖嘯着的哨子風響……

謝澤強睜着惺忪而仍存着昨夜的不安和驚悸的眼睛走進「中共黨中行政公署」，癡然地坐在辦公桌後面，照例，她並沒有什麼工作，而別人也和她一般的安閒，幾個人吸着煙，身軀在椅中微微搖擺，不時扭轉了身去和別人低聲互語……

角隅裏，坐着行政專員項容，他不時地瞥謝澤一眼，心裏不禁得意地暗笑起來——當他嫉妬着那雅與謝澤的友情時，就暗暗的決定了什麼，而這決定便在權力，命令下以謀求深遠和秘密活動的名義把謝澤身旁的那雅調走了，但是他每次總是還來不及預備好動聽的言詞邀請謝澤時，她已經伴着一個「忠勇的衛士」走了，而這件着謝澤的衛士却是陳健：一個保有着為人所敬畏的性格的陳健，而他却隸屬於軍政委員會，並不是項容的下屬，因此，每當他看着陳健優婉地伴着謝澤走去時，在憤怒的心底，也只好詛咒幾聲罷了……

他想着昨夜的事又不禁投勝利的目光於謝澤的臉上。

「妳該認識我……」以後他又想到陳健：「這傢伙總是跟我搗蛋！」他狠狠地咕噥着罵了一聲，把煙蒂用力地拋在痰盂裏，又燃起另一枝來狂吸着……室內，捲煙的燃燒部份昇起來淡灰色的薄霧漸漸增加凝聚，使謝澤的眼睛因着那辛辣的刺痛而流出淚水，她憤惡地瞥了那些吸煙的傢伙一眼便站起來打開了窗戶，立即由那裏邊進來清新的空氣，不久，她聽到了陳健有力而暴烈的聲音，他正在大聲和別人抗辯着什麼問題，待這聲音驟然停住的時候，陳健已足聲蹣跚地走向這裏來……

謝澤一看時鐘就站起來，但在這時，坐在角隅裏的項容却招呼她：「怎麼謝小姐預備回去嗎？」

「嗚！」她點點頭，看着項容浮動着狡黠的得意的臉頰而暫時停住腳步。

行政專員項容緩緩地站起來走近謝澤，額角微俯而刺人的眼光却射在她的臉上：

「謝小姐！我看您還是搬進署裏來住吧！」

「不必了，我住在那兒離這里並不太遠」謝澤的聲調是冷冷的，在她想：「是不是爲了我遲到和早退呢？」

「當然！」項容簡潔地說，把捲煙放進嘴裏啣着，狡辯地笑笑，和煙氣一同噴出稍含混的聲音：「不過我以為您住在署裏要好得多，比方說我一定給您找一個比劉媽還妥當的人來伺候您！」

「謝謝……」謝澤聲音被她遽起的思潮所阻礙。

項容很快地接下去：

「您那兒那個劉媽可太愛胡說亂道的了！又望望謝澤驚疑的臉色：「昨天晚上她不就跟我說了半天沒用的話嗎……不過，以後您恐怕再也見不到她了，我已經叫人把她給……」

——這時，陳健已經站在謝澤右側帶着輕蔑和憤怒的神情注視着項容。

謝澤張大了眼睛，口吃似的從嘴角迸出了顫抖的聲音：

「怎麼！她……她已經被人……」

項容帶着：「不錯，謝小姐很聰明，她的墳墓就在……」以後他就縱聲大笑起來。

……在笑聲裏，謝澤像逃走一般地奔馳出去……

陳健憤怒地看了項容一眼，也在那殘暴的勝利的笑聲中向外走去……他用力地關上門，兜了一聲便去尋找謝澤。

……在陌路上，謝澤像急遽間遇見蛇蝎似地因恐怖而戰慄地走着——一種無名的痙攣有節奏地敲打着他的神經，並且像扼住他的咽喉一樣地使他呼吸急促而呻吟着。

陽光閃閃地射進謝澤的眼睛，使她微感眩暈而茫然地走着，等她知曉已走上歸路相反的方向時便折轉過來，在那搖曳的樹影裡踏着細碎的砂礫緩緩地走回來……

當她還沒有轉過街角時，她聽到後面雖然泛泛的動靜的聲音，裡面有粗暴的喊叫：「追，捉住他！」

她還來不及回頭審視時，已經有一個被撕破了上衣而袒露出胸膛；滿面是汗水和塵土的泥污的一個年青孩子，倉皇地由她身旁跑過去……接着是幾個持有木棒的兵士……再後是一些農民和瞪着眼睛的孩子們。

離謝澤並不遠，兵士們捉住了那在前面的奔逃者，並且抓着他向後拖……立刻，人群擁擠着包圍上去，互相攔攔着……

謝澤停住腳步，驚愕地像個術者在恐怖中失去了神志一般地看着這些情況。

不久，她聽到陳健的呼喚，隨即瞥見陳健正向着她這裏急走過來。

「你在這兒！」他喘息着急滿的呼吸，和婉的伴着謝澤向外走去，但是人群擁塞住整個的街道，迫使他們不得不暫時停歇下。

她和他靜立在道旁的小樹上，從那裏可以看見兵士們正用木棒暴力地擊打着那年青孩子的臉，胸，腳，使他掙扎着，呼喊，哀求……但是這並沒有用，那揚起的木棒仍毫無情感地落在他的身上，於是，求助的哀呼

和掙扎漸漸衰弱下去，被擊碎的衣服也一片片的落在地上，然而，施於他身上的殘暴並不因此而稍停。

突然，他用右臂強撐起上身：

「我怎麼了，憑什麼這麼打我……」

然而，他的詰問還沒有停止就已經得回答：是更有力的而循序的用棒打向他的頭，胸，腹，膝，腳踝上去，還有：

「他媽的！你還掙命！」

「叫你喊！叫你號喪！」隨着聲音，皮靴踢在他的喉頭上，立即呻吟一聲，軟弱地倒下去，鮮血的泡沫由嘴角漾出來，流下去……

「他媽的，打完你把你往高竿兒上一吊，又涼快，又舒服，叫你去盼中央！」

……謝澤的胸中燃燒着憤怒不平的火焰，同時她也看到在陳健的臉上正浮露出憐憫的光輝，然而，另一種沉重的哀愁壓進每一個人的心房，使他們的喉舌被阻塞而遲鈍起來……

「我們走罷！」陳健低頭去沉重地說，並不等待謝澤回答就挽起她戰慄的手向村口裏走去……

在這裏，仍然響着凶惡而坦率地叫罵和暴力下微弱的呻吟——後來連這最後的掙扎也停止了。

「死了！」人們的心底淌下無言的淚水，而有幾個開始離開這裏。

不知那裏的孩童齊聲地喊出：

「盼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一掃光！」

但是另有幾個却更大聲的接下去：

「不怕中央一掃光，就怕八路叫大娘！」

兵士們暴怒地回轉了身，尋覓着發聲的人，然而由那幾乎是相同的，恐懼得蒼白的臉上看來，並不能探索出是誰來，而當他們把那漸僵冷的屍體向村口外走去時人們却都悄悄而急急地逃走了……

仍然銘刻在謝澤心頭的這殘暴行的景象使她不禁閃着發亮的眼睛問陳健：「他們為什麼那麼殘酷地打那個孩子呢？」

「難道知道呢？」陳健微弱的回答。

「難道你不能管束他們嗎？」

「你知道我並沒有這權力！」陳健苦痛地看她一眼便繼續默默地走路，似乎在他身旁並沒有謝澤一樣。

這平易的語氣的回答反而使謝澤更苦惱起來，但她並不去責問陳健，她深切的知道，過去勇敢的，果決的，公正的陳健如今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使他轉變成一個苦惱的，煩燥的，盡力壓抑着憤怒而默默的忍受。就如同一個「明哲保身」的人一樣。

「現在，竟成了這樣子了！」她懷疑地想……的確，在大氣中就盪漾着無朝氣的，苦悶的，恐懼的氣息，並且無論何時都會變成了你所畏縮和詛咒的景象沉甸甸地壓進你的眼裏；心上。

……以前，充塞着自由和興快的生活已經消逝了，遺留下的空虛正凝聚着燃燒着悔恨與祈禱……

「還再做什麼呢？」她譴責自己的工作，也想起了那雅的話，雖然她不曾完成了上級所命令的工作，但她每一想到那些樸實的農民們怎樣的在變質的，虛偽的宣傳和暴力下忍受着一切愚弄和暴虐的時候，她就不由得臉頰發燒而閃避着那些苦痛的絕望的眼光中飄過來的責問，她可憐那些農民們，也更憐憫自己，因為自己也是被愚弄和被侮辱，而更可恥的是她自己並不愚昧而無思慮……

「那雅來信了！」謝澤告訴陳健，並且把那封信掏出來。

但是陳健却只含混而快慰地說：「是嗎！」以後並不去接信，也不詢問什麼——他除了祝禱給老友那雅以外，並不想再去知道什麼，他幾乎是忌妒般地不願去聽那歌頌自由的話。

很快的，謝澤明瞭了這無聲的意義，所以當陳健離開她時，她只默默地看了那魁偉的背影便轉身走去……

但是不久，陳健又由後面追及上她：

「你回去把那雅的信燒了吧！」他沉着地說，又抬起頭，露出探詢的臉色，待謝澤點頭，接受了這善意而直爽的建議後，就快慰而匆匆地走了……

秋初陰雨後的泥濘佈滿於陌路，謝澤緩步走着，寄閒情於採覓悅人的野菊……一些破碎的浪花般的思潮湧

塞在她的心頭有好久，一直到她穿過走廊而右手握住寢室的門扭時，那些無端緒的思慮纔被正等待着她的孤寂驅逐開……

「劉媽！」她習慣而自然地呼喚了一聲。

剎那間，昨夜；今晨的回憶代替了回應裏進她的心靈，於是她默默地走進去，痴坐在暗影裏……

以後，她拿出那雅的信，用一根火柴燃燒起它，這薄薄的紙束只灼灼地吐起幾縷微弱的火焰便昇起來，又落下去，抽縮着形體，最後變成了焦黑的碎片平躺在潮濕的地上……

夜裏，點燃起無數的星光的夜色引起了沉寂和回憶，這沉默的憶想長久的困迫着謝澤，那些動亂的苦痛深深地鉗緊着她的心靈……

和往昔一樣，她無惱怒的領受了這無涯的恨。不久，傳來遠遠的幾聲犬吠。

「夜深了！」這無聲的自覺驅走了萎靡的情緒，她站起來走向正敞開着的窗戶……

又是幾聲犬吠。

她還沒有關上窗子，由那裏疾捲進來一個驟風的漩渦使她打着寒戰而迅速地推上窗戶，但是隨着手臂的震憾同時有一股力量由她頭上刺下去，使她的身體立即搖曳的向後退着，本能地扶住牀沿……接着，又一陣劇烈的刺痛使她彎着腰倒下去……

「咳……咳……」她無力地呻吟着，以後，繼續襲來的刺痛和疲憊她喪失了知覺，昏然睡去，不久，那若斷若續的呻吟聲響隨着灼熱的潮紅的臉頰而增添着胡亂的謔語……

第二天，是個落雨的日子。中午，一個龐大的影子印在謝澤牀前的地板上而靜止不動，上面：兩隻不斷的露出汗水的手掌却不安地互相扭扭着，再上面，是停止着憂慮的寬臉頰，兩角翕動着在喃喃自語。

這是陳健，當他走來知道謝澤已被疾病的魔影所掩時就不安地坐在那裏；並且已經很久了。

他坐在那裏，幾乎是磨怯地聽着謝澤的急促地呼吸和含混的謔語，苦痛地按的着手指……

突然，一個念頭跳進他的思想：

「我還等待着什麼呢？我自己並不是個醫生！」

於是他又抓起雨衣和帽子，謹慎的不使腳下有聲息走向門口，以後，他竄進了淅淅瀝瀝的雨聲裏……

瀑布似地傾瀉下來的雨水洗滌着一切猙獰的，醜陋的，污濁的和罪惡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但是並不能更改它們……

是的，過去一切都可以被洗滌而忘掉，但是卻不能更改和重新開始……

這病初愈的謝澤隨着陳健走下台階，站在花叢旁，後來他又搬出來靠椅使謝澤坐下。

脫離不幸的預想的壓迫陳健兩手完全放進衣袋，背向着花叢，時時像偷窺一般地看着謝澤——她，這個懦弱而又剛強的女人畢竟從可怕的惡病中掙扎出來了……

除非是謝澤問他，卻靜默地站立在她的右側，在謝澤想：這個直挺地立着的陳健已經失去了某種光輝，往昔被他那輝煌似的眼光注視着的人們總會感到羞愧和難堪……然而現在却變了……

「一切都在迅速地變化！」她想：「只有農村却永遠是一片悲痛淒涼的沉寂……」

溫暖的陽光和暖風使謝澤微感眩暈，然而它更使她恬適地忘去了疾病的苦痛而帶着微笑去撫摸那將在暴風下憔悴而死亡的月季花。

突然，從很遠的街道上傳來一陣雜沓的聲音，好像許多人恐懼地在那裏奔走……

謝澤用着微弱的聲調問：「是不是又在開清算大會！」這聲音後面却是無聲的嘆息：「難道還沒有完結嗎？為什麼要這樣連續地鞭打那些無辜的老百姓呢！」

陳健低聲地說：

「一定是！不過這只是一種早已擬定的格式，人民付出最後的代價時就會停止，再產生一種新的！」他鈍重的眼光又轉向謝澤的臉上：

「這樣做下去，也許沒有一個人能預測出它的結果

，不過，那些喋喋不休說教着的暴虐計劃的領導者，也和我們一樣，正慢慢地脫離人羣！」

過後，他稍帶激昂的語氣說：

「我們纔正是民族的叛徒下的走卒，而人民只是在一種荒唐的政治試驗下的犧牲者！」

被陽光暖了瘦長身體的謝澤，在她正擴張的心胸中又填滿了興奮，她很快而有力地接着說：

「不過人民的忍受也決不會長久，他們終會有一天反抗起來！」

聽到這意外的言語，陳健突然感到有一種難以置信的力量爬進謝澤的意志裏，正如她臉上的光輝一樣。

然而，他給予謝澤一個更使她驚愕的回答：

「不，你的想法並不正確，在現在，正積極地製造比死亡還殘酷的恐怖，人民決不能在流血的恐怖中有所表示，而且他們並沒有力量……現在是：有了武力，就可有了一切！」

他又像藉藉謝澤似地說：「除了有一個突然的轉變！」

「什麼呢？謝澤懷着熱烈的希望問。

「抗戰勝利！國家統一之後！」

但是，謝澤已深感到在陳健的聲音裏正潛藏着虛假的顯露，而那聲音，在陳健自己也感到並不堅定和充滿了信心，「誰又能預測出將來呢？」

又一陣急迫的喊叫和猛烈地泛起的喧囂由遠方變過來尾音……

緊張的心情漸漸鬆弛下去。

「為什麼在祖國的土壤上，會不斷地增加着不應有的苦難呢？」

她和他同時想，然而在可意會的眼光和苦笑後又都默然了……

——在這時，不論愚蠢的，智慧的，都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去忍受，忍受該是被壓迫者最弱的反抗！

終於，陳健的聲音擊破了這陷於夢境般的沉默：「我們還是到屋裏去吧！」

謝澤以不動的身形表示出與他相反的意思。

「這幾天你聽到了後方有什麼消息嗎？她想到了那

瘵。

「沒有！」陳健敏捷的回答，但是這句話並不真實，而是他不願告訴她那些沉鬱的信訊再增添了苦痛去折磨她。

以後，他又說：

「不要儘去想那些苦痛的事，那些循環而與我們不相關連的也可以不去管她！」

這使謝澤又激動起來：「但是……」

陳健把手一揮立即阻住她的聲音：

「在這時，不要去為別人而不平，我們應該首先珍重自己！」

這使謝澤感動的聲音又使她沉靜下來：

陳健又解釋：

「也許你認為這是自私，但是你該想。我們自身還並不健全！盲目和激情並不正當！」

他的聲音從昂奮又低落下去：

「從前我何嘗不和你一樣，我比任何人都都不滿，都憤怒，然而這有什麼用呢？我們並沒有力量去抗爭這絕大的罪惡……」

陳健向她安頓了兩句，便憤懣而匆促地走了。

這情形並不使謝澤驚異，她知道陳健正在忍受着痛苦，壓抑着悲憤，而且，她知道陳健從來不肯訴述一些外面的情況和那為人所共憤的惡蹟，然而她也不去問：「知道了還不是一樣！」

——的確如此，悲慘的血脈匯集成洪流正猛烈地泛濫到每一個角落，增添着伙伴，流走不久又轉回來，然後，爆發似地往四方飛散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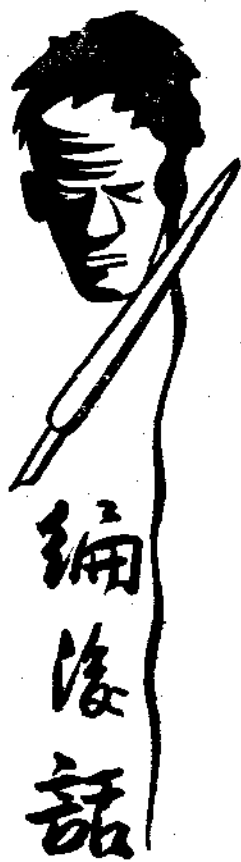
「安頓和鼓舞又有什麼用呢？」她想：

「你看見我哭也就哭了，但是我和你一樣，哭的是自己！」

她默默地靠身於椅背，望着蔚藍的天空：「那雅已是在另一個——幸福的人羣裏了，而我則不能，雖然這樣，我仍然希望！」

藍天裏，正飛翔着幾隻白色的鴿子……

——寫於友友書屋，三，十八



停電實在討厭，使本刊上期誤了幾天，致有很多愛好本刊的讀者到報攤數次詢問，都失望而返，更有讀者來電話問我們是否繼續出刊，我們很感激讀者的關懷。不過對電力公司越發感覺頭痛了，他不僅影響本刊的發行，並且影響本刊的信譽。我們除提早交印外對停電絲毫沒有辦法，倘以後再有此類情形，尚祈讀者見諒。

上月曾接兩位讀者來函指教，今答覆如下：

光宇君：謝謝你由遠地寄給我們信件，知道你也是一位喜歡漫畫的朋友，你說『希望能開漫畫版』，這意見很好，我們也會想過，不過尚有很多困難值得考慮，尤其現在製版費昂貴，本月每方寸已漲到三萬五，如果開兩頁的話，那還是個不小的數字。同時北方漫畫家無幾，漫畫版需要容納多數漫畫家的作品才有意思，如只一二人執筆，似乎顯得太單調太死版了，但你的意見是寶貴的，如果以後我們有力量，定要促其實現。因為北方還沒有一個漫畫刊，很需要這樣做一下。

范弘君：關於『擴大通訊版』一項，我們很感激你的指示，『通訊版』看來很簡單，做起來却有很多困難，這困難不單是稿件缺乏，因為我們所要的是某些地方的特殊事件；奇異的風俗習慣，異乎一般人所想像的各地實況，譬如一般人想某地是光明的，我們却需要寫出它的黑暗面，才有價值，但每次所收通訊稿件，多半是些人所共知的地方描寫，使我們非常失望，以致我們的通訊稿件感覺缺乏，通訊版不能充實擴大。不過今後定要盡我們的能力使通訊版充實起來，因為這確是頂有趣味的一版。

李清泉君：抱歉的很，我們只顧了取較好的作品，而沒有刊登你的『她是如此墮落的』一篇，以致使你氣憤的在南京學生論壇報上罵我們『風月雜誌』，其實這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們知道任何辦刊物的人，皆有自由選擇稿件之權，更知道辦刊物的人，不能因與某人有關係而選登某人的作品，雖然我們從未見因割愛作品而開罪作者，更未見過作者因自己的文章未被採取而作無稽的毀謗，但是我們並不因此氣憤而對你加以駁斥，因為於你以後作人很有關係。希望你今後對任何人都不要如此，青年人說話要誠實，不要信口開河，以罵人為登龍術，因為你還不到時候，還是努力於寫作，將來才有希望，如有新作還可寄下，好的我們還是刊登的。

國風雜誌 第二卷 第一期

編輯者 國風雜誌社

發行者 北平市同勉學會

北平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者 正中書局北平印刷廠

電話：②二二三〇—二二三三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社址 北平市沙灘新開路十二號
電話：東五局二四八〇號

本期定價國幣三萬五千元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德威行

眼鏡錶

自運歐西 各式鐘錶
精製各種 流型眼鏡
各貨齊全 歡迎惠顧

地址：西單北大街路東86號

寶興行

眼鏡錶

各種鐘錶 應有盡有
男女眼鏡 樣式齊全
貨美價廉 請君比較

地址：前外大街二三〇號

寶福齋文具店

南印 紙刷

本店

自運中外 紙張承印 鉛石印刷 機關簿籍 各種表格 工精價廉

北平鼓樓東路北甲七四號
電話(四)一九八二

各種存款利息提高

請至廊房頭條

恒興銀號 面商

總號北平 分號天津

總經理常鑄九

電話(3)局 二二三七〇三
二二七〇一〇三
一一〇三八〇三

中國農工銀行

存款利息優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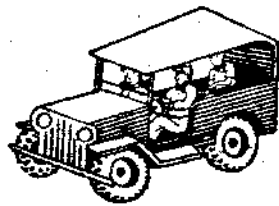
放款手續簡便

地址：西交民巷八十九號

電話(三) 三三九六三四八二
三四八三〇八二〇

北平 新泰麵粉公司

商標 吉普車



已繳粉稅

通銷全國

SHEN TAI FLOUR MILL CO.
PEIPING

精製頂上潔白麵粉

營業所：西門外大街
電話：二一〇九七八
工廠：西便門外小馬廠
電話：三五八五

本廠精製吉普車牌麵粉貨高價廉歡迎惠顧請購
時認明右記商標為荷 新泰麵粉廠謹啓

祥瑞興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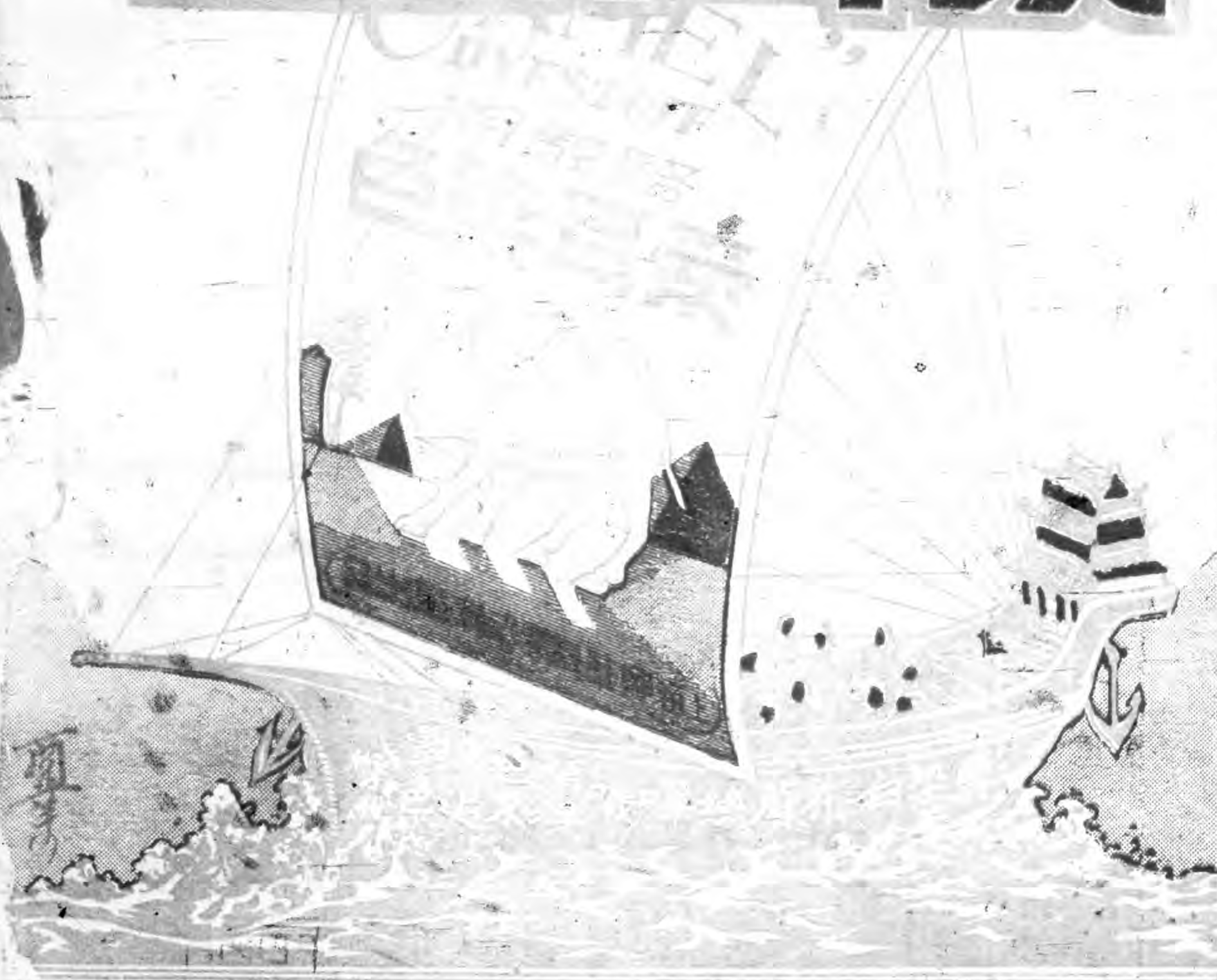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手續簡便

地址：北平前外珠寶市二十八號
電話(三) 〇一五七·三三七三
三八八五·二〇一五

分號：天津第一區興安路二六三號
電話(二) 五五三六·二一九八四

各埠均有代售

燕耳丸染色



華北總經理

天津華通商店 北平興華行